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五

經部十五

詩類一

詩有四家毛氏獨傳唐以前無異論宋以後則衆說爭矣然攻漢學者意不盡在於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於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夫解春秋者惟公羊多駁其中高子沈子之說殆轉相附

益要其大義數十傳自聖門者不能廢也詩序
稱子夏而所引高子孟仲子乃戰國時人固後
來攙續之明證卽成伯璵等所指篇首一句經
師口授亦未必不失其真然去古未遠必有所
受意其真贗相半亦近似公羊全信全疑均爲
偏見今叅稽衆說務協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
妄改舊文王柏之橫刪聖籍者論有可採並錄
存之以消融數百年之門戶至於鳥獸草木之
名訓詁聲音之學皆事須考証非可空談今所

採輯則尊漢學者居多焉

詩序二卷

內府藏本

案詩序之說紛如聚訟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元詩譜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卽今毛詩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

小序爲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卽爲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毛傳初行尚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然樵所作詩辨妄一出周孚卽作非鄭樵詩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亦不甚行於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震篤信朱學而所作日鈔亦申序

說馬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詩序一事反覆攻詰至數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數百年儒者尚各分左右袒也豈非說經之家第一爭詬之端乎考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各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程大昌考古編亦曰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詞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朱鶴齡毛詩通義序又舉宛丘篇序首句與毛傳異詞其說皆足

爲小序首句原在毛前之明證邱光庭兼明書舉
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齋
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鳴鳩衛風君子偕老三
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違
戾其說尤足爲續申之語出於毛後之明證觀蔡
邕本治魯詩而所作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
皆祇有首二句與毛序文有詳畧而大旨畧同蓋
子夏五傳至孫卿孫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是毛
詩距孫卿再傳申培師浮邱伯浮邱伯師孫卿是

魯詩距孫卿亦再傳故二家之序大同小異其爲
孫卿以來遞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祇首二句
而以下出於各家之演說亦可知也且唐書藝文
志稱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是韓詩亦有
序其序亦稱出子夏矣而韓詩遺說之傳於今者
往往與毛迥異豈非傳其學者遞有增改之故哉
今參考諸說定序首二句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
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仍錄冠詩
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併錄朱子之辨說著門戶

所由分蓋數百年朋黨之爭茲其發端矣隋志有
顧歡毛詩集解叙義一卷雷次宗毛詩序義二卷
劉炫毛詩集小序一卷劉焯毛詩序義疏一卷案
叙二字互見蓋史唐志則作卜商詩序二卷今以
朱子所辨其文較繁仍析爲二卷若其得失則諸
家之論詳矣各具本書茲不復贅焉

毛詩正義四十卷

內府藏本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
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

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
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唐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
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
然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
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
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
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
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
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

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註曰佚毛詩訓故傳三十卷題毛萇撰註曰存意主調停尤爲於古無據今叅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

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案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曰註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已意使可識別

案此論今佚此據正義所引

然則康

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庸別曲說也自鄭箋旣行齊魯韓

三家遂廢

案此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說

然箋與傳義亦有異同

魏王肅作毛詩註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

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

謂鄭不如王

見詩本義

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

王應麟引其駁芣苢一條謂王不及鄭

見困學記聞亦載經

典釋文

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鄭統作難

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

並見經典釋文

祖分左右垂數百

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爲正義

乃論歸一定無復岐途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

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等以疏文繁

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

詩述義爲藁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
世人無異詞惟王讜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丐
講毛詩所說維鴉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維北
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
樵恃其才辯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掊擊
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註疏
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
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著爲令典於是專宗
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

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
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鬪遂併毛
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殆併朱子之
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八年

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註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駸駸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
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
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通行本

吳陸璣撰明北監本詩正義全部所引皆作陸璣
考隋書經籍志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注云烏程
令吳郡陸璣撰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陸璣毛詩
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注云字元恪吳郡人吳太
子中庶子烏程令資暇集亦辨璣字從玉則監本
爲誤又毛晉津逮秘書所刻援陳振孫之言謂其
書引爾雅郭璞注當在郭後未必吳人因而題曰
唐陸璣夫唐代之書隋志烏能著錄且書中所引

爾雅注僅及漢犍爲文學樊光實無一字涉郭璞
不知陳氏何以云然姚士粦跋已辨之或晉未見
士粦跋歟原本久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輯大抵從
詩正義中錄出然正義衛風淇澳篇引陸璣疏淇
澳二水名今本乃無此條知由採摭未周故有所
漏非璣之舊帙矣又衛風椅桐梓漆一條稱今雲
南牂牁人績以爲布考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有雲
南縣後漢書郡國志永昌郡有雲南縣皆一邑之
名唐書地理志姚州雲南郡武德四年以漢雲南

縣地置蓋至是始升爲大郡而哀滋雲南記竇滂
雲南別錄諸書作焉璣在三國卽以雲南配牂牁
似乎諸家傳寫又有所竄亂非盡原文然勘驗諸
書所引一一符合要非依託之本也未附四家詩
源流四篇而毛詩特詳考王柏詩疑已詆璣所叙
與經典釋文不合王應麟困學紀聞亦議其誤以
曾申爲申公則宋本已有之非後人所附益矣蟲
魚草木今昔異名年代迢遙傳疑彌甚璣去古未
遠所言猶不甚失真詩正義全用其說陳啟源作

毛詩稽古編其駁正諸家亦多以璣說爲據講多識之學者固當以此爲最古焉

毛詩陸疏廣要二卷

內府藏本

吳陸璣撰明毛晉注晉原名鳳苞字子晉常熟人家富圖籍世所傳影宋精本多所藏收又喜傳刻古書汲古閣板至今流布天下故在明季以博雅好事名一時嘗刻津逮秘書十五集皆宋元以前舊帙惟此書爲晉所自編陸璣原書二卷每卷又分二子卷蓋儲藏本富故徵引易繁採摭旣多故

異同滋甚辨難考訂其說不能不長也其中如南山有臺一條則引韻書證其佚脫有集維鵲一條則引詩緝證其異同其考訂亦頗不苟至於嗜異貪多每傷支蔓如鶴鳴于九臯一條後附焦山瘞鶴銘考一篇蔓延及於石刻於經義渺無所關核以詁經之古法殊乖體例然雖傷冗碎究勝空疎明季說詩之家往往簸弄聰明變聖經爲小品晉獨言言徵實固宜過而存之是亦所謂論其世矣

毛詩指說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唐成伯璵撰伯璵爵里無考書凡四篇一曰興述
明先王陳詩觀風之旨孔子刪詩正雅之由二曰
解說先釋詩義而風雅頌次之周南又次之詁傳
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后妃又次之終以鵲巢騶
虞大畧卽舉周南一篇櫟括論列引申以及其餘
三曰傳受備詳齊魯毛韓四家授受世次及後儒
訓釋源流四曰文體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長短篇
章之多寡措辭之異同用字之體例皆臚舉而詳
之頗似劉氏文心雕龍之體蓋說經之餘論也然

定詩序首句爲子夏所傳其下爲毛萇所續實伯
璵此書發其端則決別疑似於說詩亦深有功矣
伯璵尚有毛詩斷章二卷見崇文總目稱其取春
秋斷章之義抄取詩語彙而出之蓋卽李石詩如
例之類宋熊克嘗與毘陵沈必豫欲合二書刻之
而斷章一書竟求之不獲乃先刻指說此本未有
克跋蓋卽從宋本傳刻也克嘗著中興小紀別見
史部編年類中其刻此書時方分教於京口故跋
稱刻之泮林云

毛詩本義十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歐陽修撰是書凡爲說一百十有四篇統解十篇時世本末二論幽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修文章名一世而經術亦復湛深王宏撰山志記嘉靖時欲以修從祀孔子廟衆論靡定世宗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語豈得謂修於六經無羽翼於聖門無功乎一清對以修之論說見於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云云蓋均不知修有

此書也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俱廢推原所始實發於修然修之言曰後之學者因迹先世之所傳而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偃偃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又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是修作是書本出於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一家而

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後
之學者或務立新奇自矜神解至於王柏之流乃
併疑及聖經使周南召南俱遭刪竄則變本加厲
之過固不得以濫觴之始歸咎於修矣林光朝艾
軒集有與趙子直書曰詩本義初得之如洗腸讀
之三歲覺有未穩處大率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
經多如此又一書駁本義關雎樛木兔置麟趾諸
解辨難甚力蓋文士之說詩多求其意講學者之
說詩則務繩以理互相掎擊其勢則然然不必盡

爲定論也

詩集傳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蘇轍撰其說以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爲毛公之學衛宏之所集錄因惟存其發端一言而以下餘文悉從刪汰案禮記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是足見古人言詩率以一語括其旨小序之體實肇於斯王應麟韓詩考所載如關雎刺時也茅苴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蝮螭刺奔

女也黍離伯封作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

也劉安世元城語錄亦曰少年嘗記讀韓詩

案崇文總

日韓詩北宋尚存范處義逸齋詩補傳謂韓詩世罕有之此語不可信蓋偶未考

有雨無

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

稼穡云云是韓詩序亦括以一語也又蔡邕書石

經悉本魯詩所作獨斷載周頌序三十一章大致

皆與毛詩同而但有其首句是魯詩序亦括以一

語也輒取小序首句爲毛公之學不爲無見史傳

言詩序者以後漢書爲近古而儒林傳稱謝曼卿

善毛詩乃爲其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
輒以爲衛宏所集錄亦不爲無徵唐成伯璵作毛
詩指說雖亦以小序爲出子夏然其言曰衆篇之
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雁美
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
之意而繫其詞云云然則惟取序首伯璵已先言
之不自輒創矣厥後王得臣程大昌李樗皆以輒
說爲祖良有由也輒自序又曰獨採其可者見於
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則輒於毛氏之學

亦不激不隨務持其平者而朱翌猗覺寮雜記乃
曰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亦未識轍之本志矣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蔡卞撰卞字元度興化仙游人熙寧三年與兄
京同舉進士第官至觀文殿學士事迹具宋史本
傳自王安石新義及字說行而宋之士風一變其
爲名物訓詁之學者僅卞與陸佃二家佃安石客
卞安石壻也故佃作埤雅卞作此書大旨皆以字
說爲宗陳振孫稱卞書議論穿鑿徵引瑣碎無裨

於經義詆之甚力蓋但雖學術本安石而力沮新
法斷斷異議君子猶或取之卞則傾邪姦儉犯天
下之公惡因其人以及其書羣相排斥亦自取也
然其書雖王氏之學而徵引發明亦有出於孔穎
達正義陸城草木蟲魚疏外者寸有所長不以人
廢言也且以邢昺之僉邪而爾雅疏列在學官則
卞書亦安得竟棄乎書凡十一類曰釋天釋百穀
釋草釋木釋鳥釋獸釋蟲釋魚釋馬雜釋雜解陳
氏書錄解題稱分十類蓋傳寫誤脫一字也

毛詩集解四十二卷

內府藏本

不著編錄人名氏集朱李樗黃樞兩家詩解爲一

編而附以李泳所訂呂祖謙釋音樗字若林閩縣

人嘗領鄉貢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樞字實夫龍

溪人淳熙中以舍選入對升進士兩科調南劍州

教授終宣教郎著詩解二十卷總論一卷泳字深

卿始末未詳與樗樞皆閩人疑是書爲建陽書肆

所合編也樗爲林之奇外兄

見書錄解題

又爲呂本中

門人

見何喬遠閩書

其學問具有淵源書錄解題稱其書

博取諸家訓釋名物文義末用已意爲論斷今觀
標解體例亦同似乎相繼而作而稍稍補苴其罅
漏不相攻擊亦不相附合如論詩序標取蘇轍之
說以爲毛公作而衛宏續標則用王安石程子之
說以爲非聖人不能作所見迥爲不同其學雖似
少亞於樛而其說實足以相輔編是書者惟音釋
取呂祖謙而訓釋之文則置讀詩紀而取樛標殆
亦以二書相續如騶有靳故不欲參以他說歟

詩補傳三十卷

浙江范懋桂家
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曰逸齋撰不著名氏朱彝尊經義考云宋
史藝文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
本相符明朱睦㮮聚樂堂書目直書處義名當有
證據處義金華人紹興中登張孝祥榜進士云云
則此書爲處義所作逸齋蓋其自號也大旨病諸
儒說詩好廢序以就已說故自序稱以序爲據兼
取諸家之長揆之性情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
人之意又稱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
補以說文篇韻蓋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

序者則處義矣考先儒學問大抵淳實謹嚴不敢放言高論宋人學不逮古而欲以識勝之遂各以新意說詩其間別抉疏通亦未嘗無所闡發而未流所極至於王柏詩疑乃併舉二南而刪改之儒者不肯信傳其弊至於誣經其究乃至於非聖所由來者漸矣處義篤信舊文務求實證可不謂古之學者歟至詩序本經師之傳而學者又有所附益中間得失蓋亦相參處義必以爲尼山之筆引據孔叢子既屬僞書牽合春秋尤爲旁義矯枉過

直是亦一瑕取其補偏救弊之心可也

詩總聞二十卷

內府藏本

宋王質撰質字景文興國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官至樞密院編修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周亮工書影以爲宋末人蓋考之未審也亮工又稱是書世久無傳謝肇淛始錄本於秘府後肇淛諸子盡賣藏書爲陳開仲購得乃歸諸亮工則其不佚者僅矣其書取詩三百篇每篇說其大義復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凡十

門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冠於四始之首南宋之初廢詩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鄭朱之說最著亦最與當代相辨難質說不字字詆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別出新裁堅銳之氣乃視二家爲加倍自稱覃精研思幾三十年始成是書淳祐癸卯吳興陳日強始爲鋟板於富川日強跋稱其以意逆志自成一家其品題最允又稱其刪除小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則不盡然質廢序與朱子同而其爲說則各異黃震日鈔

日雪山王質夾深鄭樵始皆去序言詩與諸家之
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
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云云言因
鄭而不言因王知其趣有不同矣然其冥思研索
務造幽深穿鑿者固多懸解者亦復不少故雖不
可訓而終不可廢焉

詩集傳八卷

通行本

宋朱子撰宋志作二十卷今本八卷蓋坊刻所併
朱子註易凡兩易稿其初之易傳宋志著錄今已

散佚不知其說之同異註詩亦兩易稿凡呂祖謙
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皆其初藁其說全宗小序
後乃改從鄭樵之說

案朱子攻序用鄭樵說見於語錄朱升以爲歐陽修之說

殆誤

是爲今本卷首自序作於淳熙四年中無一

語斥小序蓋猶初稿序末稱時方輯詩傳是其證
也其註孟子以柏舟爲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
子衿爲刺學校之廢周頌豐年篇小序辨說極言
其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說前後不符亦舊稿之
刪改未盡者也楊慎丹鉛錄謂文公因呂成公太

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雖臆度之詞或亦不無所因
歟自是以後說詩者遂分攻序宗序兩家角立相
爭而終不能以偏廢

欽定詩經彙纂雖以集傳居先而序說則亦皆附錄爲持
千古之平矣舊本附詩序辨說於後近時刊本皆
刪去鄭元稱毛公以序分冠諸篇則毛公以前序
本自爲一卷隋志唐志亦與毛詩各見今已與辨
說別著於錄茲不重載其間經文訛異馮嗣京所
校正者如鄘風終然允臧然誤焉王風牛羊下括

括誤枯齊風不能辰夜辰誤晨小雅求爾新特爾
悞我朔月辛卯月悞日胡然厲矣然悞爲家伯家
宰家誤冢如彼泉流泉流悞流泉爰其適歸爰悞
奚大雅天降滔德滔誤悞如彼泉流亦悞流泉商
頌降予卿士予悞于凡十二條陳啟源所校正者
召南無使尤也吠龙悞厖何彼襪矣襪悞襪衛風
遠兄弟父母悞遠父母兄弟小雅言歸斯復斯悞
思昊天大憮大悞泰楚茨以享以祀享悞饗福祿
臚之臚悞臚畏不能趨趨悞趨不皇朝矣皇悞遑

下二章同大雅溲彼涇舟溲悞淠以篤于周祐脫于字

周頌既右饗之饗悞享魯頌其旂棧棧悞棧商頌
來格祁祁悞祈凡十四條又傳文訛異陳啟源所
校正者召南騶虞篇貍牝豕也牝悞牡終南篇黻
之狀亞象兩弓相背亞悞亞弓悞已南有嘉魚篇
鯉質鰓鱗鱗悞鰓又衍肌字甫田篇或耘或耔引
漢書苗生葉以上脫生字隤其上悞遺其上頌弁
篇賦而比也悞增興又二字

案此輔廣詩童子問所增

小宛篇

俗呼青雀雀悞觜文王有聲篇減成溝也成訛城

召旻篇池之竭矣章比也悞作賦閔予小子篇引
大招三公穆穆悞三公揖讓賚篇此頌文王之功
王悞武駟篇此言魯侯牧馬之盛魯侯悞僖公凡
十一條史榮所校正者王風伯兮篇傳曰女爲悅
已者容已下脫者字采葛篇蕭荻也荻悞荻唐風
葛生篇域營域也營悞塋秦風蒹葭篇小渚曰汜
小悞水小雅四牡篇今駉鳩也駉悞駉蕭篇在
衝曰鸞衝悞鑣采芑篇卽今苦蕒菜賈悞賈正月
篇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定悞衆小弁篇江東呼

爲鷓鴣悞鴨巧言篇君子不能聖譏聖悞墜凡
十條蓋五經之中惟詩易讀者十恒七八故書
坊刊板亦最夥其輾轉傳訛亦爲最甚今悉釐正
俾不失真至其音叶朱子初用吳棫詩補音案棫音與所作韻補爲兩書書錄解題所載甚明經義考合爲一書悞也其孫鑑又意爲
增損頗多舛迕史榮作風雅遺音已詳辨之茲不
具論焉

慈湖詩傳二十卷

永樂大典本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是書原本二十

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及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尚載
其名而朱彝尊經義考註曰已佚今海內藏書咸
集

秘府而是書之目闕焉則彝尊所說爲可信蓋竑之
所錄皆據史志所載類多虛列虞稷徵刻書目亦
多未見原書固不足盡據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
哀輯成編仍勒爲二十卷又從慈湖遺書內補錄
自序一篇總論四條而以攻媿集所載樓鑰與簡
論詩解書一通附於卷首其他論辨若干條各附

本解之下以資考證至其總論列國雅頌之篇永
樂大典此卷適缺無從採錄其公劉以下詩十六
篇則永樂大典不載其傳豈亦如呂祖謙之讀詩
記獨闕公劉以下諸篇抑在明初卽已殘缺耶是
書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明而據後漢書
之說以小序爲出自衛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論如
謂左傳不可據謂爾雅亦多誤謂陸德明多好異
音謂鄭康成不善屬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學之
釋淇澳爲多牽合而詆子夏爲小人儒蓋簡之學

出陸九淵故高明之過至於放言自恣無所畏避
其他箋釋文義如以聊樂我員之員爲姓以六駁
爲赤駁之訛以天子葵之之葵有向日之義間有
附會穿鑿然其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
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
雅釋文以及史傳之音註無不悉蒐其訂正訓詁
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
謂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非其所作易傳以禪
詁經者比也昔吳棫作詩補音十卷又別爲韻補

五卷韻補明人有刻本其書採摭詩騷以下及歐陽修蘇軾蘇轍之作頗爲雜濫補音久佚惟此書所引尚存十之六七然往往以漢魏以下之韻牽合古音其病與韻補相等朱子語類謂才老補音亦有推不去者蓋卽指此類顧炎武亦嘗作韻補正一書以糾其失考古音者固未可全以爲準焉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浙江汪汝璠家藏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此其說詩之作也朱子與祖謙交最契其初論詩亦最合此書

中所謂朱氏曰者卽所採朱子說也後朱子改從
鄭樵之論自變前說而祖謙仍堅守毛鄭故祖謙
沒後朱子作是書序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
有取焉旣久自知其說有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
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
與反覆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云
云蓋雖應其弟祖約之請而夙見深有所不平然
迄今兩說相持嗜呂氏書者終不絕也陳振孫書
錄解題稱自篤公劉以下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

學者惜之此本爲陸鈇所重刊鈇序稱得宋本於友人豐存叔呂氏書凡二十二卷公劉以後其門人續成之與陳氏所說小異亦不言門人爲誰然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三十二卷則當時之本已如此鈇所云云或因戴溪有續讀詩記三卷遂誤以後十卷當之歟陳振孫稱其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裁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魏了翁作後序則稱其能發明詩人躬自

厚而薄責於人之旨二人各舉一義已略盡是書
所長矣了翁後序乃爲眉山賀春卿重刻是書而
作時去祖謙沒未遠而板已再新知宋人絕重是
書也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

永樂大典本

宋戴溪所續呂祖謙之書也溪永嘉人淳熙五年
爲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尚書文華閣學士卒
贈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事迹具宋
史儒林傳傳稱溪字肖望黃震曰鈔亦同而沈光

作溪春秋講義序稱字少望震爲溪同時人不應有悞溪子桷刊父遺書乞光作序亦不應有悞或溪有二字歟溪以呂氏家塾讀詩記取毛傳爲宗折衷衆說於名物訓詁最爲詳悉而篇內微旨詞外寄託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補之故以續記爲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祖謙之說也其中如謂標梅爲父母之擇婿有狐爲國人之憫鰥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爲侵陵故書錄解題謂其大旨不甚主小序然皆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

存成見必欲攻毛鄭而去之者固自有殊温州志
稱溪平實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爲新奇可喜之說
而識者服其理到於此書可見一斑矣原本三卷
久佚不傳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者尚得十之七八
謹綴緝成帙仍釐爲三卷永樂大典詩字一韻缺
卷獨多其原序總綱無從補錄則亦姑闕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袁燮撰燮有絜齋家塾書鈔已著錄此書乃其
爲崇政殿說書時撰進之本宋史藝文志直齋書

錄解題皆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列其名惟
永樂大典頗載其文蓋其失傳亦已久矣宋代經
筵講章如朱震范冲左氏講義戴溪春秋講義類
多編輯別行變此書亦同其例其中議論和平頗
得風人本旨於振興恢復之事尤再三致意如論
式微篇則極稱太王句踐轉弱爲強而貶黎侯無
奮發之心論揚之水篇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論
黍離篇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闕爲言皆深有合於
獻納之義胡安國作春秋傳意主復讐往往牽經

以從已而變則因經文所有而推闡之故理明詞達無所矯揉可謂能以古義資啓沃矣謹以次編定釐爲四卷皆國風也其雅頌諸篇則永樂大典闕載或輪番進講變偶未當直歟

毛詩講義十二卷

永樂大典本

宋林岵撰岵字仲山古田人紹熙元年特奏名嘉定間嘗守全州宋史不爲立傳而福建通志稱其在郡九年頗多惠政重建清湘書院與諸生講學勉敦實行郡人祀之柳宗元廟則亦循吏也是編

皆其講論毛詩之語觀其體例蓋在郡時所講授而門人錄之成帙者大都簡括箋疏依文訓釋取裁毛鄭而折衷其異同雖範圍不出古人然融會貫通要無枝言曲說之病當光寧之際廢序之說方盛岳獨力闡古義以詔後生亦可謂篤信謹守者矣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及文淵閣書目此書皆作五卷自明初以來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爲已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所載次第彙輯用存其槩永樂大典所原軼者則亦闕焉因

篇帙稍繁謹釐爲一十二卷不復如其舊目云

詩童子問十卷

浙江吳玉
犀家藏本

宋輔廣撰廣字漢卿號潛齋其父本河朔人南渡
居秀州之崇德縣初從呂祖謙遊後復從朱子講
學卽世所稱慶源輔氏也是編大旨主於羽翼詩
集傳以述平日聞於朱子之說故曰童子問卷首
載大序小序採錄尚書周禮論語說詩之言各爲
註釋又備錄諸儒辨說以明讀詩之法書中不載
經文惟錄其篇目分章訓詁末一卷則惟論叶韻

朱癸尊經義考載是書二十卷有胡一中序言閱
建陽書市購得而鋟諸梓且載文公傳於上童子
問於下此本僅十卷不載朱子集傳亦無一中序
蓋一中與集傳合編故卷帙加倍此則汲古閣所
刊廣原本故卷數減半非有所闕佚也其說多掇
擊詩序頗爲過當張端義貴耳集載陳善送廣往
考亭詩曰見說平生輔漢卿武癸山下喫殘羹似
頗病其暖暖姝姝奉一先生然各尊其所聞各行
其所知謹守師傳分門別戶南宋以後亦不僅廣

一人不足深異陳啓源毛詩稽古篇糾其註周頌
潛篇不知季春薦鮪爲月令之文誤以爲序說而
辨之誠爲疎舛蓋義理之學與考證之學分途久
矣廣作是書意自有在固不以引經據古爲長也

毛詩集解二十五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段昌武撰昌武字子武廬陵人焦竑國史經籍
志作段文昌蓋因唐段文昌而誤朱睦㮮授經圖
作段武昌則傳寫倒其文也其始末無考惟書首
載其從子維清請給據狀稱先叔朝奉昌武以詩

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而已其書舊
本題叢桂毛詩集解蓋以所居之堂名之書首爲
學詩總說分作詩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三則
次爲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詩之體
詩之派五則餘皆依章疏解大致仿呂祖謙讀詩
記而詞義較爲淺顯原書二十卷明代惟朱睦㮮
萬卷堂有宋槧完本後沒於汴梁之水此本爲孫
承澤家所鈔僅存二十五卷其周頌清廟之什以
下並已脫佚朱彝尊經義考載是書二十卷註曰

闕又別載讀詩總說一卷註曰存今未見傳本而
卷首學詩總說論詩總說今在原目三十卷之外
疑卽所謂讀詩總記者或一書而變尊誤分之或
兩書而傳寫誤合之則莫可考矣

詩緯三十六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宋嚴粲撰粲字坦叔邵武人官清湘令是書以呂
祖謙讀詩記爲主而雜采諸說以發明之舊說有
未安者則斷以己意如論大小雅之別特以其體
不同較詩序政有大小之說於理爲近又如抑之

柏舟舊謂賢人自比桀則以柏舟爲喻國以汎汎爲喻無維持之人干旌之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舊以爲良馬之數桀則以爲乘良馬者四五輩見好善者之多中谷有蓀舊以蓀之曠乾喻夫婦相棄桀則以水旱草枯由此而致離散凡若此類皆深得詩人本意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考証尤爲精核宋代說詩之家與呂祖謙書並稱善本其餘莫得而鼎立良不誣矣

詩傳遺說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朱鑑編鑑有朱文公易說已著錄是編乃於聖
宗端平乙未鑑以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時所成
蓋因重槩朱子集傳而取文集語錄所載論詩之
語足與集傳相發明者彙而編之故曰遺說其書
首綱領次序辨次六義繼之以風雅頌之論斷終
之以逸詩詩譜叶韻之義以朱子之說明朱子未
竟之義猶所編易傳例也鑑自序有曰先文公詩
集傳豫章長沙後山皆有本而後山校讐最精第
初脫稿時音訓間有未備刻板已竟不容增益欲

著補脫終弗克就仍用舊板葺爲全書補綴遺那
久將漫漶竭來富川郡事餘暇輒取家本親加是
正刻寘學宮云云

國朝寧波史榮撰風雅遺音據鑑此序謂今本集傳
音叶多鑑補苴非朱子所手定其說似非無因然
則以音叶之誤議朱子與以朱子之故而委曲回
護吳棫書者殆均失之矣

詩考一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此編

則考三家之詩說者也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代
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三家
詩惟韓詩外傳僅存所謂韓故韓內傳韓說者亦
並佚矣應麟檢諸書所引集以成帙以存三家逸
文又旁搜廣討曰詩異字異義曰逸詩以附綴其
後每條各著其所出所引韓詩較夥齊魯二家僅
寥寥數條蓋韓詩最後亡唐以來註書之家引其
說者多也卷末別爲補遺以掇拾所缺其蒐輯頗
爲勤摯明董斯張嘗摘其遺漏十九條其中子華

子清風婉兮一條本北宋僞書不得謂之疎畧近
時會稽范家相應麟之書撰三家詩拾遺十卷
其所條錄又多斯張之所未蒐併摘應麟所錄逸
詩如楚詞之駕辨夏侯元辨樂論之網罟豐年穆
天子傳之黃竹呂氏春秋之燕燕破斧葛天八闋
尚書大傳之哲陽南陽初慮朱干苓落歸來緱緱
皆子書雜說且不當錄及殷以前所言亦不爲無
理然古書散佚蒐採爲難後人踵事增修較創始
易於爲力筆路縵縵終當以應麟爲首庸也

詩地理攷六卷

通行本

宋王應麟撰其書全錄鄭氏詩譜又旁採爾雅說
文地志水經以及先儒之言凡涉於詩中地名者
薈萃成編然皆採錄遺文案而不斷故得失往往
並存如小雅六月之四章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
鎬及方至于涇陽其五章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其地於周爲西北鎬方在涇陽外焦穫又在其外
而太原更在焦穫之外故劉向疏稱千里之鎬猶
以爲遠孔穎達乃引郭璞爾雅註池陽之瓠中以

釋焦獲考漢書池陽屬左馮翊而涇陽屬安定不應先至焦獲乃至涇陽又以太原爲晉陽是獫狁西來周師東出尤乖地理之實殊失訂正又大雅韓奕首章曰奕奕梁山其六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應麟引漢志夏陽之梁山通典同州韓城縣古韓國以存舊說引王肅燕北燕國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以備叅攷不知漢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其國近燕後遷居海中水經註亦曰高梁水首受灤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山是王

肅之說確有明証應麟兼持兩端亦失斷制然如
騶虞毛傳云仁獸賈誼新書則曰騶者天子之囿
俟我于著毛傳云門屏之間曰著漢志則以爲濟
南著縣澎池北流毛傳云澎流貌水經注則有澎
池水十道志亦名聖女泉兼采異聞亦資考證他
如子乘舟引左傳盜待于莘之說秦穆三良引
括地志冢在雍縣之文皆經無明文而因事以存
其人亦徵引該洽固說詩者所宜考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六

經部十六

詩類二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

內府藏本

元許謙撰謙有讀書叢說已著錄謙雖受學於王柏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以補集傳之闕遺惟王柏作一南相配圖移甘棠何彼穠矣於王風而去野有死麕使召南亦十有一篇適如周南

之數師心自用竄亂聖經殊不可訓而謙篤守師
說列之卷中猶未免門戶之見至柏所刪國風三
十二篇謙疑而未敢遽信正足見其是非之公吳
師道作是書序乃反謂已放之鄭聲何爲尙存而
不削於謙深致不滿是則以不狂爲狂非謙之失
矣卷末譜作詩時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說則改從
集傳蓋淵源授受各尊所聞然書中實多采用陸
德明釋文及孔穎達正義亦未嘗株守一家名之
曰鈔蓋以此云

詩傳通釋二十卷

內府藏本

元劉瑾撰瑾字公瑾安福人其學問淵源出於朱子故是書大旨在於發明集傳與輔廣詩童子問相同陳啟源作毛詩稽古編於二家之言多所駁詰然廣書皆循文演義故所駁惟訓解之詞瑾書兼辨定故實故所駁多考證之語如注何彼穠矣以齊桓公爲襄公之子註魏風以魏爲七國之魏註綢繆謂心宿之象三星鼎立註鹿鳴之什謂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其大雅獨爲天子之樂註節

南山以家父卽春秋之家父師尹卽春秋之尹氏

案此項安世之說見朱善詩解頤瑾襲之而隱其名也

註楚茨誤讀鄭康成

玉藻註以楚茨爲卽采齊註甫田誤讀毛傳車梁

以爲卽小戎之梁輶註殷武杜撰殷廟之昭穆及

祧廟世次皆一經指摘無可置詞故啓源譏胡廣

修詩經大全收瑾說太濫

案大全卽用瑾此書爲藍本故全用其說啓源

未以二書相校故有此語謹附訂於此

然徵實之學不足而研究義

理究有淵源議論亦頗篤實於詩人美刺之旨尙

有所發明未可徑廢至周頌豐年篇朱子詩辨說

既駁其悞而集傳乃用序說自相矛盾又三夏見於周禮呂叔玉註以時邁執競思文當之朱子既用其說乃又謂成康是二王諡執競是昭王後詩則不應篇名先見周禮瑾一一回護亦爲啓源所糾然漢儒務守師傳唐疏皆遵註義此書既專爲朱傳而作其委曲遷就固勢所必然亦無庸過爲責備也

詩傳旁通十五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元梁益撰益字友直號庸齋江陰人自署三山者

以其先福州人也嘗舉江浙鄉試不及仕宦教授鄉里以終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陸文圭傳內朱子詩傳詳於作詩之意而名物訓詁僅舉大凡蓋是書仿孔賈諸疏證明註文之例凡集傳所引故實一一引據出處辨析源委因杜文瑛先有語孟旁通體例相似故亦以旁通爲名其中如聖人之耦則引西漢書劉歆論董仲舒語見堯於羹見舜於牆則引後漢書李固傳以明出典或朱子所未詳者亦旁引諸說以補之如五緘五總引陸佃之

語三單引鄭箋羨卒孔疏副丁之類亦間有與朱子之說稍異者如頃筐塹之集傳音許器切大雅民之攸塹集傳音許既切者從陸德明經典釋文益則引禮部韻謂許既切者在未韻音餽注云取也許器切者在至韻音洎作巨至切朱子之音與禮部韻不同云云是是非非絕不堅持門戶視胡炳文等之攀附高名言言附合相去遠矣卷首爲類目末一卷則其序說內一條論秦造父封趙因錄羅泌國姓紀原之文自謂此於詩傳雖無所繫

而宋氏有國其姓亦當知故通之則冗贅之文汗漫無理可已而不已者也前有至正四年太平路總管府推官濱州翟思忠序明朱睦㮮授經圖遂以詩傳旁通爲思忠作殊爲疎舛今從朱彝尊經義考所辨

案彝尊所引乃陸元輔之言

附訂正焉

詩經疏義二十卷

浙江吳玉暉家藏本

元朱公遷撰公遷字克升樂平人江西通志載其至正間爲處州學正何英後序則稱以特恩授校官得主金華郡庠二說互異考樂平縣志載公遷

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婺州改處州然則英
序舉其始通志要其終耳是書爲發明朱子集傳
而作如註有疏故曰疏義其後同里王逢及逢之
門人何英又采衆說以補之逢所補題曰輯錄英
所補題曰增釋雖遞相附益其宗旨一也其說墨
守朱子不踰尺寸而亦間有所辨證如卷耳篇內
朱子悞用毛傳舊說以崔嵬爲土山戴石公遷則
引爾雅說文明其當爲石戴土又七月之詩朱子
本月令以流火在六月公遷推驗歲差謂公劉時

當五六月之交皆足以補集傳之闕又集傳所引典故一一詳其出處卽所引舊說原本不著其名者如衛風之趙子註爲趙伯循小雅斯干篇之或曰註爲曾氏之類皆一一考訂雖於宏旨無關亦足見其用心不苟也書成於至正丁亥正統甲子英始取逢所授遺稿重加增訂題曰詩傳義詳釋發明以授書林葉氏刊行之而板心又標詩傳會通未喻其故今仍從公遷舊名題曰詩經疏義以不沒其始焉

詩疑問七卷附詩辨說一卷

內府藏本

元朱倬撰倬字孟章建章新城人至正二年進士官遂安縣尹壬辰秋寇至吏卒逃散倬獨坐公所以待盡及寇焚廨舍乃赴水死蓋亦忠節之士元史遺漏未載

國朝納喇性德作是書序始據新安文獻志汪叔所作哀詞爲表章其始末其書畧舉詩篇大旨發問而各以所註列於下亦有闕而不註者劉錦文序稱其間有問無答者豈真以爲疑哉在乎學者深

思而自得之耳又稱舊本先後無序今爲之論定
使語同而旨小異者因得以互觀焉是此本乃錦
文所重編非倬之舊其有問無答者或亦傳寫佚
脫而錦文曲爲之詞歟末有趙惠詩辨說一卷惠
宋宗室舉進士入元隱居豫章東湖其書與倬書
畧相類殆後人以倬忠烈惠高隱其人足以相配
故合而編之歟倬書七卷附以惠書爲八卷朱睦
㮮授經圖焦竑經籍志乃皆作六卷疑爲傳寫之
訛或倬原書六卷劉錦文重編之時析爲七卷亦

未可定也

詩續緒十八卷

永樂大典本

元劉玉汝撰玉汝始末未詳惟以周霆震石初集考之知其爲廬陵人字成之嘗舉鄉貢進士所作石初集序末題洪武癸丑則明初尚存也此書諸家書目皆未著錄獨永樂大典頗載其文其大旨專以發明朱子集傳故名曰續緒體例與輔廣童子問相近凡集傳中一二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或存此說而遺彼說或宗主此論而兼用彼

論無不尋繹其所以然至論比興之例謂有有取
義之興有無取義之興有一句興通章有數句興
一句有興兼比賦兼比之類明用韻之法如曰隔
句爲韻連章爲韻疊句爲韻重韻爲韻之類論風
雅之殊如曰有腔調不同有詞義不同之類於朱
子比興叶韻之說皆能反覆體究縷析條分雖未
必盡合詩人之旨而於集傳一家之學則可謂有
所闡明矣明以來諸家詩解罕引其說則亡佚已
久今就永樂大典所載依經排纂正其脫訛定爲

一十八卷

詩演義十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梁寅撰寅有周易參義已著錄是書推演朱子詩傳之義故以演義爲名前有自序云此書爲幼學而作博稽訓詁以啟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義隱也使之顯畧也使之詳今考其書大抵淺顯易見切近不支元儒之學主於篤實猶勝虛談高論橫生臆解者也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作八卷註曰未見此本至小雅苕之華篇止以下皆缺而已

有一十五卷則八卷之說殊爲未確蓋彝尊未覩此本但據傳聞錄之卷數訛異其亦有由矣

詩解頤四卷

內府藏本

明朱善撰善字備萬號一齋豐城人洪武中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事迹附見明史劉三吾傳是編不載經文但以詩之篇題標目大抵推衍朱子集傳爲說亦有闕而不說者則併其篇目畧之其說不甚訓詁字句惟意主借詩以立訓故反覆發明務在闡興觀羣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意而於興衰治

亂尤推求源本剴切著明在經解中爲別體而實較諸儒之爭競異同者爲有裨於人事其論何彼穠矣爲後人誤編於召南蓋沿王栢之謬說不足爲據其論二子乘舟謂壽可謂之悌弟伋不可謂之孝子律以大杖則逃之文固責備賢者之意實則申生自縊春秋無貶尙論古人亦未可若是苛也然論其大旨要歸醇正不失爲儒者之言其於太王翦商一條引金履祥之言補集傳所未備其據宣王在位四十六年謂節彼南山之申伯蹶父

皇父尹氏皆非當日之舊人駁項安世之說亦時
有考據明史載其引據往史駁律禁姑舅兩姨爲
婚之說極爲典核知其研思典籍具有發明蓋元
儒篤實之風明初猶有存焉非後來空談高論者
比也

詩經大全二十卷

通行本

明胡廣等奉勅撰亦永樂中所修五經大全之一
也自北宋以前說詩者無異學歐陽修蘇轍以後
別解漸生鄭樵周孚以後爭端大起紹興紹熙之

間左右佩劍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義黜而新學立故有元一代之說詩者無非朱傳之箋疏至延祐行科舉法遂定爲功令而明制因之廣等是書亦主於羽翼朱傳遵憲典也然元人篤守師傳有所闡明皆由心得明則靖難以後耆儒宿學畧已喪亡廣等無可與謀乃剽竊舊文以應詔此書名爲官撰實本元安成劉瑾所著詩傳通釋而稍損益之今劉氏之書尚有傳本取以參校大約於其太冗蔓者畧刪數條而餘文如故惟改其中瑾

案二字爲劉氏曰又劉書以小序分隸各篇是書則從朱子舊本合爲一篇小變其例而已顧炎武日知錄朱彝尊經義考並挾摘其非陳啟源毛詩稽古篇但責廣等採劉瑾之說太濫猶未究其源也其書本不足存惟是恭逢

聖代考定藝文旣括千古之全書則當備歷朝之沿革而後是非得失釐然具明此書爲前明取士之制故仍錄而存之猶小學類中存洪武正韻之例云爾

詩說解頤四十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學四同已著錄是書凡總論二
卷正釋三十卷字義八卷大抵多出新意不肯剽
襲前人而徵引該洽亦頗足以自申其說凡書中
改定舊說者必反覆援據明著其所以然如以南
山篇之必告父母句爲魯桓告父母之廟九罭篇
之公歸不復句謂以鴻北向則不復爲興下泉篇
之郇伯爲指郇之繼封者而言皇父卿士章謂以
寵任爲先後故崇卑不嫌雜陳頤弁篇之無幾相

見句爲兄弟甥舅自相謂如斯之類皆足於舊說
之外備說詩之一解雖間傷穿鑿而語率有徵尚
非王學末流以狂禪解經者比也存此一編知姚
江立教之初其高足弟子研求經傳考究訓詁乃
如此亦何嘗執六經註我之說不立語言文字哉

讀詩私記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李先芳撰先芳字伯承號北山監利人寄籍濮
州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尙寶司少卿明史文苑傳
載王世貞所定廣五子先芳其一也是書成於隆

慶四年所釋大抵多從毛鄭毛鄭有所難通則參之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諸書其自序曰文公謂小序不得小雅之說一舉而歸之刺馬端臨謂文公不得鄭衛之風一舉而歸之淫胥有然否不自揣量折衷其間云云蓋不專主一家者其書議論平和絕無區分門戶之見如說鄭風子衿仍從學校之義則不取宋學謂國風小雅初無變正之名則不從漢說至楚茨南山等四篇則小序與集傳之說並存不置可否蓋小序皆以爲刺幽王義有

難通而集傳所云又於古無考故闕所疑也雖援據不廣時有闕畧要其大綱與鑿空臆撰者殊矣朱彞尊經義考載先芳有毛詩考正不列卷數註曰未見而不載此書其爲一書兩書蓋不可考然此書亦多辨定毛傳或彞尊傳聞未審誤記其名歟

詩故十卷

浙江吳玉
堉家藏本

明朱謀瑋撰謀瑋有周易象通已著錄是書以小序首句爲主畧同蘇轍詩傳之例而參用舊說以

考證之其曰詩故者考漢書藝文志詩類有魯故二十五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韓故三十六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顏師古註曰故者道其指意也謀埠是編蓋用漢儒之舊名故其說詩亦多以漢學爲主與朱子集傳多所異同其間自立新義者如以小星爲瞽御入直以斯干爲成王營洛周公所賦之類雖未免失之穿鑿然謀埠博極羣書學有根柢要異乎剽竊陳言蓋自胡廣等五經大全一出應舉窮經久分兩事謀埠

深居朱邸不藉進取於名場乃得以研究遺文發揮古義也經術盛衰之故此亦可知其大凡矣

六家詩名物疏五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馮應京撰應京字可大號慕岡盱眙人萬厯壬辰進士官至湖廣按察使僉事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因宋蔡卞詩名物疏而廣之江南通志稱其少業詩鈎貫箋疏作詩六家名物疏是也其徵引頗爲賅博每條之末間附考証如被之僮僮鄭箋以被爲髮髭集傳以爲編髮應京則據周禮追師

謂編則列髮爲之被則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
髠定集傳之誤混爲編又如鄭風緇衣集傳以爲
緇衣羔裘大夫燕居之服應京則據賈公彥周禮
疏以爲卿士朝于天子服皮弁服其適治事之館
改服緇衣鄭箋所謂所私之朝卽謂治事之館凡
此之類其議論皆有根柢猶爲徵實之學者惟所
稱六家乃謂齊魯毛韓鄭箋朱傳則古無是目而
自應京臆創之以非宏旨所繫亦姑仍其舊名焉

詩經疑問十二卷

內府藏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編釋詩兼用毛傳朱傳及嚴粲詩緝時亦自出新論如辨成王未嘗賜周公天子禮樂其說頗爲有見又論三經三緯之說謂賦比興乃通融取義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三於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爲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寢失其義其說亦足解轆轤之談舜牧於諸經皆有疑問惟此編說詩爲差善自序稱所疑凡經數十年重加訂問前此誤解亟與辨正蓋其

用力較深也惟不信古人字少假借通用之說於
龍光伴與之類皆徑以本字解之強生論辨是則
隆萬以後儒者少見古書之故亦足見詁訓不明
而欲義理之不謬無是事矣

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何楷撰楷有古周易訂詁已著錄其論詩專主
孟子知人論世之旨依時代爲次故名曰世本古
義始於夏少康之世以公劉七月大田甫田諸篇
爲首終於周敬王之世以曹風下泉之詩殿焉計

三代有詩之世凡二十八王各爲目序於前又於
卷末仿序卦傳例作屬引一篇用韻語排比成文
著所以論列之義考詩序之傳最古已不能盡得
作者名氏故鄭氏詩譜缺有間焉三家所述如關
雎出畢公黍離出伯封之類茫昧無據儒者猶疑
之弗傳楷乃於三千年後鈎棘字句牽合史傳以
定其名姓時代如月出篇有舒窈窕兮舒憂受兮
之文卽指以爲夏徵舒此猶有一字之近也碩鼠
一詩茫無指實而指以爲左傳之魏壽餘此孰見

之而孰傳之以大田爲幽雅豐年良耜爲爾頌卽
屬之於公劉之世此猶有先儒之舊說也以草蟲
爲南陔以菁菁者莪爲由儀以緡蠻爲崇丘又孰
傳之而孰受之大惑不解楷之謂乎然楷學問博
通引援賅洽凡名物訓詁一一考証詳明典據精
確實非宋以來諸儒所可及譬諸蒐羅七寶造一
不中規矩之巨器雖百無所用而毀以取材則火
齊木難片片皆爲珍物百餘年來人人嗤點其書
而究不能廢其書職是故矣

待軒詩記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張次仲撰次仲有周易玩辭困學記已著錄是書前載總論二篇其餘國風以一國爲一篇二雅周頌以一什爲一篇魯頌商頌亦各爲一篇大抵用蘇轍之例以小序首句爲據而兼採諸家以會通之其於集傳不似毛奇齡之字字譏彈以朱子爲敵國亦不似孫承澤之字字阿附併以毛氏爲罪人

案承澤詩經朱傳翼自序稱王弼亂易故持罪深桀紂毛氏之罪亦不在王弼之下

論和平能消融門戶之見雖憑心揣度或不免臆

斷之私而大致援引詳明辭多有據在近代經解之中猶爲典實卷末別有述遺一卷有錄無書目下註嗣刻字蓋欲爲之而未成也今併削其目不復虛列焉

讀詩畧記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畧記已著錄是書朱彞尊經義考作二卷此本六冊不分卷數核其篇頁不止二卷疑原書本十二卷刊本誤脫一十字傳寫者病其繁瑣併爲六冊也朝瑛論詩以小序首

句爲主其說謂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
未亡之前其下作於旣亡之後明矣所見與程大
昌同而所辨較大昌尤明白足決千古之疑然其
訓釋不甚與朱子立異自鄭衛淫奔不從集傳以
外其他說有乖互者多斟酌以折其中如論楚茨
爲刺幽王之詩則據荀子以爲恰在鼓鐘之後或
幽王尚好古樂故賢士大夫稱述舊德擬雅南而
奏之以感導王志論抑爲刺厲王之詩則據詩文
其在於今一語以爲當爲衛武公少時所作大抵

皆參稽融貫務取持平其以生民篇姜嫄巨跡爲
必不可信亦先儒舊義至於求棄之之由而不得
乃援後世緣綈方底之事以証之則未免反失之
附會又頗信竹書紀年屢引爲証亦乖說經之體
然綜其大旨不合者十之二三合者十之五六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序二卷

康熙末

聖祖仁皇帝御定刻成於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製序頒行詩序自古無異說王肅王基孫毓

陳統爭毛鄭之得失而已其舍序言詩者萌於歐陽修成於鄭樵而定於朱子之集傳輔廣童子間以下遞相羽翼猶未列學官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始定詩義用朱子猶參用古注疏也明永樂中修詩經大全以劉瑾詩集傳通釋爲藍本始獨以集傳試士然數百年來諸儒多引據古義竊相辨詰亦如當日之攻毛鄭蓋集傳廢序成於呂祖謙之相激非朱子之初心故其間負氣求勝之處在所不免原不能如四書集注句銖字兩竭終身之

力研辨至精特明代纂修諸臣於革除之際老師宿儒誅鋤殆盡不能如劉三吾等輯書傳會選於蔡氏多所補正又成祖雖戰伐之餘欲興文治而實未能究心經義定衆說之是非循聲附和亦其勢然歟是編之作恭逢

聖祖仁皇帝天亶聰明道光經籍研思六義綜貫四家於衆說之異同既別白瑕瑜

獨操衡鑑而編校諸臣亦克承

訓示考證詳明一字一句務深溯詩人之本旨故雖以集

傳爲綱而古義之不可磨滅者必一一附錄以補
缺遺於學術持其至平於經義乃協其至當風雅
運昌千載一遇豈前代官書任儒臣拘守門戶者
所可比擬萬一乎

欽定詩義折中二十卷

乾隆二十年

皇上御纂鎔鑄衆說演闡經義體例與周易述義同訓
釋多參稽古義大旨亦同蓋我

聖祖仁皇帝欽定詩經彙纂於集傳之外多附錄舊說實

昭千古之至公我

皇上幾暇研經洞周窅奧於漢以來諸儒之論無不衡
量得失鏡別異同伏讀

御製七十二候詩中虹始見一篇有晦翁舊解我疑生
句句下

御注於詩集傳所釋蝦蟇之義詳爲辨證併於所釋鄭
風諸篇槩作淫詩者亦根據毛鄭訂正其訛反覆
一二百言益足見

聖

聖相承心源如一是以諸臣恭承

彞訓編校是書分章多準康成徵事率從小序使孔門

大義上溯淵源卜氏舊傳遠承端緒因

欽定詩經以樹義卽因

御纂周易以立名

作述之隆後先輝耀經術昌明洵無過於

昭代者矣

田間詩學十二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國朝錢澄之撰澄之有田間易學已著錄是書成於

康熙己巳大旨以小序首句爲主所採諸儒論說
自注疏集傳以外凡二程子張子歐陽修蘇轍王
安石楊時范祖禹呂祖謙陸佃羅願謝枋得嚴粲
輔廣真德秀邵中允季本郝敬黃道周何楷二十
家其中王楊范謝四家今無傳本蓋採於他書陸
羅二家本無詩註蓋草木鳥獸之名引其埤雅爾
雅翼也自稱毛鄭孔三家之書錄者十之二集傳
錄者十之三諸家各本錄者十之四持論頗爲精
核而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徐元文序

稱其非有意於收集傳於漢唐以來之說亦不主
於一人無所攻故無所主無所攻無所主而後可
以有所攻有所主云云深得澄之著書之意張英
序又稱其嘗與英書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
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
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
辨其時代之異同

案二書所序時代多不可據此語殊爲失考謹附訂於此與

情事之疑信卽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
生所親歷云云則其考證之切實尤可見矣

詩經稗疏四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皆辨
正名物訓詁以補傳箋諸說之遺如詩譜謂得聖
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此
則據史記謂維陽爲周召之語以陝州爲中線而
兩分之則周南者周公所治之南國也證之地理
亦可以備一解至於鳥則辨雉鳩之爲山禽而非
水鳥雀角之角爲喙詩意言雀實有角鼠實有牙
於獸則辨九十其喙之語當引爾雅七尺曰喙之

文釋之不當以黃牛黑唇釋之駢剛之剛爲惻則以牛脊言之於草則辨萋爲藿葦之屬而非萋蒿薇自爲可食之菜而非不可食之蕨於木則辨詩言樸者實今之柞言柞者實今之櫟榛楷之榛卽詩之所謂櫟而非榛栗之榛於蟲則辨斯螽莎雞蟋蟀之各類而非隨時異名之物果羸負螟蛉以食其子而非取以爲子於魚則辨鱸之卽鯉而集傳誤以爲黃魚鮪之似鯉而集傳誤以爲鱗魚於器用則辨集傳訓重校爲兩轡上出軾者之未諳

車制及毛詩傳訓棨爲厯錄厯錄爲紡車交檠之名而集傳增一然字之差於禮制則辨公堂稱觥爲飲酒之序而非如集傳所云幽公之堂裸將之訓爲灌與奠一義而厯詆白虎通灌地降神之謬皆確有依據不爲臆斷其謂猗嗟爲作於魯莊如齊觀社之時指莊娶哀姜而言則據爾雅娣妹之夫曰甥以釋甥字謂無衣爲作於秦哀公則指楚之僭號以釋王字義亦可通惟以葛屨五兩之伍通爲行列之義木瓜木桃木李爲刻木之物堇茶

之茶如塗爲穰草和泥奉璋之璋爲牙璋連下文
六師以爲言未免近鑿至於生民一篇謂姜嫄爲
帝摯如后稷爲帝摯子平林爲帝摯時諸侯之國
推至見棄之由則疑爲諸侯廢摯立堯之故卽以
不康不寧爲當日情事無論史冊無明文抑與祭
法禘饗郊稷之說異矣四卷之末附以考異一篇
雖未賅備亦足資考證又叶韻辨一篇持論明通
足解諸家之轆轤惟贅以詩譯數條體近詩話殆
猶竟陵鍾惺批評國風之餘習未免自穢其書雖

不作可矣

詩經通義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是書專主小序而力駁廢序之非所采諸家於漢用毛鄭唐用孔穎達宋用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

國朝用陳啟源其釋音明用陳第

國朝用顧炎武其凡例九條及考定鄭氏詩譜皆具有條理惟鶴齡學問淹洽往往嗜博好奇愛不能割故引據繁富而傷於蕪雜者有之亦所謂武庫

之兵利鈍互陳者也要其大致則彬彬矣鶴齡與陳啟源同里據其自序此書蓋與啟源商推而成又稱啟源毛詩稽古編專崇古義此書則參停於今古之間稍稍不同然稽古編中屢稱已見通義茲不具論則二書固相足而成也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

國朝陳啟源撰啟源字長發吳江人是書成於康熙丁卯卷末自記謂閱十四載凡三易稿乃定前有朱鶴齡序又有康熙辛巳其門人趙嘉稷序鶴齡

作毛詩通義啟源實與之參正然通義兼權衆說
啟源此編則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
而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而鄭箋佐之其名物
則多以陸璣疏爲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
編明爲唐以前專門之學也所辨正者惟朱子集
傳爲多歐陽修詩本義呂祖謙讀詩記次之嚴粲
詩緝又次之所掊擊者惟劉瑾詩集傳通釋爲甚
輔廣詩童子問次之其餘偶然一及率從畧焉前
二十四卷依次解經而不載經文但標篇目其無

所論說者則併篇目亦不載其前人論說已明無庸複述者亦置不道次爲總詁五卷分六子目曰舉要曰考異曰正字曰辨物曰數典曰稽疑末爲附錄一卷則統論風雅頌之旨其間堅持漢學不容一語之出入雖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據賅博疏証詳明一一皆有本之談蓋明代說經喜騁虛辨國朝諸家始變爲徵實之學以挽頽波古義彬彬於斯爲盛此編尤其最著也至於附錄中西方美人一條牽及雜說盛稱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至謂孔

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獨歸聖於西方捕魚諸
器一條稱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
莫能救之至謂庖義必不作網罟是則於經義之
外橫滋異學非惟宋儒無此說卽漢儒亦豈有是
論哉白璧之瑕固不必爲之曲諱矣

詩所八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是編大旨
不主於訓詁名物而主於推求詩意其推求詩意
又主於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亦不旁徵

事迹必求其人以實之又以爲西周篇什不應寥
寥二南之中亦有文武以後詩風雅之中亦多東
遷以前詩故於小序所述姓名多廢不用併其爲
朱子所取者亦或斥之其間意測者多考證者少
如謂有女懷春爲祀高禘則附會古義謂有扁斯
石扁字從戶從冊古者額書於戶曰扁以石爲之
亦近於穿鑿字說

案戶冊爲扁義本說文以石爲之則光地之新解

在光

地所註諸經之中較爲次乘然光地遽於經術見
理終深其所詮釋多能得興觀羣怨之旨他如鄭

衛之錄淫詩引春秋之書亂臣賊子爲之証楚茨
以下爲豳雅載芟以下爲豳頌引豳風之後附鴟
鵂諸篇以釋豳雅後有瞻洛諸詩豳頌後有酌桓
諸詩之疑其言皆明白切實足闡朱子未盡之義
亦非近代講章揣骨聽聲者所可及也

毛詩寫官記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書皆自記
其說詩之語凡一百八十八條取漢書藝文志武
帝置寫書之官語爲名自序謂依汝南太守聽寫

官言詩憶而錄之蓋寓名以爲問答猶之或問焉
耳案奇齡自述早年著毛詩續傳三十八卷其稿
已失後乃就所記憶者作國風省篇詩札及此書
其門人所述經例則云早刻詩說於淮安未能刊
正又李塉所作序目云嘗以詩義質之先生先生
曰子所傳諸詩有未能改者數端如以十畝之間
爲淫奔以鴟鴞爲避居於東以封康叔爲武王以
有邰家室爲太姜瑯琊之駘凡此皆惑也據此則
此中之誤奇齡固自知之但所自知者猶未盡耳

然其書雖好爲異說而徵引詳博亦不無補於考證瑕瑜並見在讀者擇之而已

詩札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旣作毛詩寫官記復託與寫官以札問訊而寫官答之之詞以成此書凡八十四條第二卷首有其門人所記云此西河少時所作故其立說有暮年論辨所不合者其間校韻數則尤所矛盾行世旣久不便更易云云據此則其中多非定論其門人亦不諱之然奇齡學本淵博名

物詁訓頗有所長必盡廢之亦非平允之道毛韓
異義齊魯殊文漢代耑門已不限以一說兼收並
蓄固亦說經家所旁採矣

詩傳詩說駁義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明嘉靖中鄞人豐坊作魯詩世學一
書往往自出新義得解於舊註之外恐其說之不
信遂託言家有魯詩爲其遠祖稷所傳一爲子貢
詩傳一爲申培詩說並列所作世學中厥後郭子
章傳刻二書自稱得黃佐所藏秘閣石本於是二

書乃單行明代說詩諸家以其言往往近理多採
用之遂盛傳於時奇齡因其託名於古乃引證諸
書以糾之夫易傳託之子夏書傳託之孔安國其
說之可取者皆行於世至其源流授受則說經之
家務核其真奇齡是書不以其說爲可廢而於依
託之處則一一辨之亦可謂持平之論矣

續詩傳鳥名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毛詩續傳以遭亂避讐佚之
後從隣人吳氏子得卷末鳥名一卷與其門人莫

春園張文釐共葺綴之衍爲三卷大意在續毛詩而正朱傳每條皆先列集傳之文於前而一一辨其得失考訓釋毛詩草木蟲魚者自吳陸璣以後作者實繁朱子作詩集傳大旨在發明美刺之旨而名物訓詁則其所畧奇齡此書則惟以考証爲主故其說較詳惟恃其博辨往往於朱傳多所吹求而所言亦不免於疎舛如奇齡所作毛詩省篇旣以齊風雞鳴爲讒人此書又用舊說爲賢妃之告旦前後時相矛盾鴝鵒之名桃蟲猶竊脂之名

桑扈原不因木而名乃謂所棲所食俱不在桃以
喙銳如錐專剖葦中蟲食之謂之掏蟲掏桃字通
尤杜撰無理至於解睨睨黃鳥用毛萇舊訓於義
本長乃謂鷺字從二目一八其二目離之一目一
八者良八之喙又謂鷺字從火目離爲目日本離
火尚書洪範伏傳以五事之目屬五行之火鷺首
之戴兩火卽鷺之戴兩目此雖王安石之字說不
穿鑿至此矣然大致引證賅洽頗多有據錄而存
之以廣考訂固不害於多識之義爾

詩識名解十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姚炳撰炳字彥暉錢塘人自多識之訓傳自孔
門爾雅一書訓詁名物畧備厥後諸儒纂述日久
多佚惟陸璣之疏尚有裒輯重編之本自宋蔡卞
以來皆因璣書而輾轉增損者也此書亦以鳥獸
草木分列四門故以多識爲名其稍異諸家者兼
以推尋文義頗及作詩之意爾然孔子言鳥獸草
木本括舉大凡譬如史備四時不妨以春秋互見
炳乃因此一語遂不載蟲魚未免近高叟之固其

中考証辨駁往往失之蔓衍如辨麟麀二物義本
說文尙有關於訓詁至於鳳凰神物世所罕睹而
連篇累牘辨其形狀之異同則與經義無關矣又
詩中八鸞和鸞之類本爲鈴屬非鸞鳥之鸞而列
之鳥部然則車之伏兔將入獸部乎是皆愛奇嗜
博故有此弊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宜畧其蕪
雜採其菁英焉

詩傳名物輯覽十二卷

湖北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陳大章撰大章字仲夔號雨山黃岡人康熙戊

辰進士改庶吉士以母老乞歸其於毛詩用功頗深所作集覽本百卷凡三易稿而後成此乃其摘錄付梓之本凡鳥二卷獸二卷蟲豸一卷鱗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蓋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其中體例之未合者如釋鶉之奔奔則莊子之鶉居列子之性變以及朱鳥爲鶉首子夏衣若懸鶉之類無所不引釋雞棲于埭則列子之木雞呂氏春秋之雞跖漢官儀之長鳴雞亦無不備載皆體近類書深乖說經之旨又每條首錄集傳大意以紫陽

爲主故如鄂不韡韡則取豈不光明之義而駁鄂
作萼不作跼之說以爲不煩改字亦過於偏執至
如載宋太宗賜耶律休哥旗鼓杓宸印則以遼事
誤作宋事尤爲乖舛然其徵引旣衆可資博覽雖
精核不足而繁富有餘固未始非讀詩者多識之
一助也

詩說三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龍長洲人康熙辛未進士
由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惠氏三世以經學著周

惕其創始者也是書於毛傳鄭箋朱傳無所專主
多自以已意考證其大旨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
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
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
謂二南二十六篇皆擬爲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
指何人謂周召之分鄭箋誤以爲文王謂天子諸
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皆有依據至謂頌兼
美刺義通於誦則其說未安考鄭康成注儀禮正
歌備句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

樂三終爲一備核以經文無歌後更誦及一歌一
誦之節其周禮瞽矇職曰諷誦詩鄭註謂闇讀之
不依永也則歌誦是兩事知頌誦亦爲兩事周惕
合之非矣又謂證以國策禮無歸寧之文訓歸寧
父母爲無父母遺懼之義考歸寧文見左傳於禮
經必有所承何休註公羊傳稱諸侯夫人尊重既
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
寧此文當必有所受曲禮曰女子許嫁纓非有大
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

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其文承上許嫁而言則已嫁而反是則歸寧之明證不得曰禮無文矣然其餘類皆引据確實樹義深切與枵腹說經徒以臆見決是非者固有殊焉

詩經劄記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乃其讀詩所記大抵以李光地詩所爲宗而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其論關雎從小序求賢之說最爲明允其論鄭風不盡淫詩而聖人亦兼存淫詩以示

戒論亦持平而謂鄭聲卽鄭詩力駁鄭樵之說則殊不然淫詩可存以示戒未有以當放之淫聲被之管絃可以示戒者也至詩所論季札觀樂所陳皆西周之詩非東遷以後之詩名時據變風終於陳靈在宣公十年至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已越五十五年又引左傳卿大夫所賦以見東遷以後之詩列國具備其文絕不回護其師說可謂破除講學家門戶之見又十月之交一篇謂辛卯日食則云應問於知歷者殷武一章於朱子始

祔而祭之說則云更宜考訂亦不强不知以爲知
惟二雅諸篇頗有臆斷然如論國語弔二叔之不
咸引富辰所云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者首舉管蔡
邠霍知二叔不爲管蔡引禮記月三五而盈證三
五在東引周禮祭天地三辰皆有奉璋之禮辨朱
傳之專指宗廟引月令節嗜慾及集韻嗜字注解
上帝耆之引大司樂享先妣之文在享先祖之上
證大雅魯頌所以止稱姜嫄引儀禮下管新宮在
宣王之前證新宮非斯干亦皆具有考據於其師

說可謂有所發明矣

讀詩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

江蘇巡撫
孫進本

國朝嚴虞惇撰虞惇字寶成常熟人康熙丁丑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是編乃其孫湖南驛鹽道有禧所刊乾隆十二年經進

御覽首爲列國世譜次國風世表次詩指舉要次讀詩綱領次刪次次六藝次大小序次詩樂次章句音韻次訓詁傳授次經傳逸詩次三家遺說次經傳雜說次詩韻正音次經文考異每一類爲一卷皆

附錄編首不入卷次其正經則國風爲十五卷小雅爲八卷大雅爲三卷而每卷析一子卷頌爲五卷大旨以小序爲宗而參以集傳其從序者十之七八從集傳者十之二三亦有二家皆不從而虞惇自爲說者每篇之首自爲序文及諸家論序之說每章之下各疏字義篇末乃總論其大旨與去取諸說之故皆以推求詩意爲主頗畧於名物訓詁亦不甚引據考證如墨子稱文王舉閔天太顛於且綱中授之政西土服墨子在春秋戰國之間

當及聞古義而虞惇以爲附會免且之詩至左傳
稱祭仲有寵於莊公所謂寵者信任顯榮之意故
楚靈王對申無字自稱盜有寵也虞惇因此一字
指祭仲爲安陵龍陽之流以山有扶蘇之狡童當
之謂仲爲卿而詩人醜其進身之始此不更附會
乎又申培詩說出自豐坊其中多剽朱傳之義而
虞惇反謂朱傳多引申培亦殊失考然大致皆平
心靜氣玩味研求於毛朱兩家擇長棄短非惟不
存門戶之心亦併不涉調停之見核其所得乃較

諸家爲多焉

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有尚書釋疑已著錄是編成於
乾隆壬申序文案語皆稱臣蓋擬進之本凡分二
十一類其序中抒所自得者如於釋地理知邶鄘
衛乃三地名非三國名於釋山知崧高維岳乃吳
岳非中岳於釋水知吉日之漆沮非綿詩潛頌之
漆沮於釋時令知公劉已先以建子爲正於釋祭
祀知禘饗明堂俱周公創舉於釋官職知司徒司

空司馬皆在周官以前於釋兵器知古甲皆用革
於釋宮室知君子陽陽乃伶官之詩非婦人所作
於釋草知麻有二種於釋鳥知桑扈亦有二種於
釋馬知衛風騄牡魯頌牡馬皆以備兵事司馬法
馬牛車乘俱出於民乃王莽僞託之文今考其書
禘及大享明堂一條司徒司空司馬一條皆與序
文不相應未喻何故其邾郕衛一條爲顧炎武說
崧高一條爲閻若璩說漆沮一條爲許謙說公劉
用子正一條爲毛亨說古甲用革一條爲陳祥道

說麻有二種一條爲蔡卞說桑扈二種一條爲陸
佃說丘甸不出車馬一條爲李廉說惟君子陽陽
一條以楚茨之文證小序自出新意耳然諸家說
詩中名物多泛濫以炫博此書則採錄舊說頗爲
謹嚴又往往因以發明經義與但徵故實體同類
書者有殊於說詩亦不爲無裨也其續編三卷則
成於乾隆癸酉取爾雅釋詁釋言釋訓之文有關
於詩者摘而錄之亦畧爲疏解蓋訓詁名物相輔
而行之義以爾雅校之尚缺之匹也言戒也二條

或繕稿時偶脫誤歟

詩疑辨證六卷

江蘇巡撫
孫進本

國朝黃中松撰中松字仲嚴上海人是書主於考訂
名物折衷諸說之是非故以辨證爲名其中亦瑕
瑜互見如古說睢鳩爲雕類鄭樵及朱子則以爲
鳬類左傳云睢鳩司馬也馮復京引朱傳云江淮
所有當年恐未入詩人之目已爲定論至爾雅云
睢鳩王鳩郭註雕類今江東呼之爲鸚好在江渚
山邊食魚爾雅又云陽鳥白鵞郭註似鷹尾上白

是則二鳥明矣乃揚雄許慎皆以白鴈釋雉鳩是
慎也中松並存其說未免兩岐黍稷一條獨載雷
禮黍貴稷賤黍早稷晚之說按后稷以官名社稷
以壇名稷爲五穀之長諸書皆然稷未嘗賤也月
令以稷爲首種尙書緯云春鳥星昏中以種稷夏
火星昏中以種黍是稷亦非晚也中松乃取其說
又引家語之文以廢羣議不知家語王肅僞撰不
足據也韓奕之梁山韓城王應麟兩存舊說而其
意以在晉爲主中松本王肅之說謂皆在燕持論

自確而又疑梁山在晉地且不明乾州之梁山與
在夏陽者本一山紉亘孔疏最明乃用胡渭雍州
有二梁山之說並疑梁山宮爲三梁山則支離繳
繞弊亦與應麟等矣應田不取鄭箋田當作幰聲
轉字誤之說按陳之爲田此聲轉也幰之變陳此
字誤也中松徒疑幰非引而曰讀爲引以爲費力
不知幰與艸同說文解字曰艸擊小鼓引樂聲也
其文甚明何足爲疑乎至全書之中考正訛謬校
定異同其言多有依據在近人中猶可謂留心考

證者焉

三家詩拾遺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范家相撰家相字蘅洲會稽人乾隆甲戌進士
官至柳州府知府漢代傳詩者四家隋書經籍志
稱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惟韓詩存宋修太
平御覽多引韓詩崇文總目亦著錄劉安世晁說
之尙時時述其遺說而南渡儒者不復論及知亡
於政和建炎間也自鄭樵以後說詩者務立新義
以摺擊漢儒爲能三家之遺文遂散佚而不可復

問王應麟於咸淳之末始掇拾殘賸輯爲詩考三
卷然創始難工多所挂漏又增掇逸詩篇目雜採
諸子依託之說亦頗少持擇家相是編因王氏之
書重加裒益而少變其體例首爲古文考異次爲
古逸詩次以三百篇爲綱而三家佚說一一併見
較王氏所錄以三家各自爲篇者亦較易循覽惟
其以三家詩拾遺爲名則古文考異不盡三家之
文者自宜附錄其逸詩不繫於三家者自宜芟除
乃一例收入未免失於貪多且冠於篇端使開卷

卽名實相乖尤非體例其中如張超稱關雎爲畢
公作一條說見超所作誚蔡邕青衣賦非超別有
解經之說而但據詩補傳所載泛稱張超云云並
不錄其賦語蒐采亦間有未周然較王氏之書則
詳贍遠矣近時嚴虞惇作詩經質疑內有三家遺
說一篇又惠棟九經古義余蕭客古經解鈎沈於
三家亦均有採綴論其賅備亦尙不及是編也

詩藩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范家相撰是編乃其釋詩之說家相之學源出

蕭山毛奇齡奇齡之說經引證浩博喜於詰駁其
攻擊先儒最甚而盛氣所激出爾反爾其受攻擊
亦最甚家相有戒於斯故持論一出於和平不敢
放言高論其作是書大旨斟酌於小序朱傳之間
而斷以己意首爲總論三十篇以下依次詮說皆
不載經文但著篇目其先儒舊說無可置辨者則
併篇目亦不著之今核其所言短長互見如謂卷
耳爲文王在羑里后妃遣使臣之作謂中谷有推
爲憐中后謂褰裳爲在晉楚爭鄭之時謂丰爲男

親迎而女不從謂傲笱爲歎王綱廢弛謂采苓爲
申生而作謂采薇爲文王伐獫狁謂沔水爲宣王
信讒皆以意揣度絕無確證然如總論第十四條
力破黍離降爲國風之說謂太史不採風王朝無
掌故諸侯之國史亦不紀錄以進蓋四詩俱亡非
獨雅也詩亡而諷諭彰輝之道廢是以春秋作焉
此與孟子迹熄之說深有發明第十五條謂三百
五篇之韻叶之而不諧者其故有三列國之方音
不同一也古人一字每兼數音而字音傳訛已久

非可執一以諧聲二也詩必歌而後出每以餘音
相諧自歌詩之法不傳而餘音莫辨三也此亦足
解顧炎武毛奇齡二家之闕其解采蘩篇謂被之
僮僮爲夫人齋居之首服而歷引周禮內司服玉
藻及聶氏三禮圖以証之蓋被者所以配祿衣今
據聶氏謂婦人之祿衣因男子之元端又玉藻云
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則知夫人服被爲齋
夫人齋於正寢旣不可如祭之服副禕又不可服
告桑之編故服燕寢朝君之被此說爲前人所未

及其解楚茨信南山諸篇尤爲詳晰如南東其畝
及中田有廬之類於溝洫田制咸依據確鑿不同
附會在近代說詩之家猶可謂瑜不掩瑕瑕不掩
瑜者也

詩序補義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炳璋撰炳璋字石貞號白巖象山人乾隆甲
戌進士官石泉縣知縣是編以詩序首句爲國史
所傳如蘇轍之例但轍於首句下申明之語竟刪
除不論炳璋則存其原文於首句中離一字書之

而一一訂其疎舛例又小殊蓋參用朱子詩序辨
說之義以通貫兩家也其論江有沱謂古者嫡媵
並行無待年於國之禮然春秋伯姬歸紀叔姬歸
鄫實非一年之事未可斷其必無論魯頌謂用天
子禮樂自吉禘莊公始見於經斷以爲僭自僖公
然呂覽史角之事雖出雜說而考仲子之宮初獻
六羽註謂前此用八故曰初獻是已在隱公先矣
是過於考證轉失之眉睫之前他如論野有死麕
以龙吠爲喻人之類亦失經旨要其恪守先儒語

必有據而於廢序諸家亦置而不爭不可不謂篤
實近裏之學也其綱領有云有詩人之意有編詩
之意如雄雉爲婦人思君子凱風爲七子自責是
詩人之意也雄雉爲刺宣公凱風爲美孝子是編
詩之意也朱子順文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爲是
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爲一
篇之要尤可謂解結之論矣

虞東學詩十二卷

安嶽巡撫
採進本

國朝顧鎮撰鎮字備九號古湫常熟人常熟古海虞

地鎮居城東故又自號曰虞東乾隆甲戌進士官
至宗人府王事是書大旨以講學諸家尊集傳而
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搆釁者四
五百年迄無定論故作是編調停兩家之說以解
其紛所徵引凡數十家而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
粲四家所取爲多雖鎔鑄羣言自爲疏解而義本
某人必於句下註其所出又集傳多闡明義理於
名物訓詁聲音之學皆在所略鎮於是數端亦一
一考證具有根柢蓋於漢學宋學之間能斟酌以

得其平書雖晚出於讀詩者不爲無裨也

案諸經之中惟詩文義易明亦惟詩辨爭最甚蓋詩無達詁各隨所主之門戶均有一說之可通也今核定諸家始於詩序辨說以著起釁之由終以是編以破除朋黨之見凡以俾說是經者化其邀名求勝之私而已矣是編錄此門之旨也

附錄

韓詩外傳十卷

通行本

漢韓嬰撰嬰燕人文帝時爲博士武帝時至常山
太傅漢書藝文志有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歲久散佚惟韓故二
十二卷新唐書尙著錄故劉安世稱嘗讀韓詩雨
無正篇然歐陽修已稱今但存其外傳則北宋之
時士大夫已有見有不見范處義作詩補傳在紹
興中已不信劉安世得見韓詩則亡在南北宋間
矣惟此外傳至今尙存然白隋志以後卽較漢志
多四卷蓋後人所分也其書雜引古事古語證以

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故曰外傳所采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固論三家之詩稱其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殆卽指此類歟中間阿谷處女一事洪邁容齋隨筆已議之他如稱彭祖名並堯禹稱長生久視稱天變不足畏稱詔用干戚稱舜兼二女爲非稱荊蒯芮僕不恒其德語皆有疵謂柳下惠殺身以成信謂孔子稱御說恤民謂舜生於鳴條一章爲孔子語謂輪扁對楚成王謂冉有稱吳楚燕代伐秦王皆非事實顏淵子貢子路言

志事與申鳴死白公之難事皆一條而先後重見
亦失簡汰然其中引荀卿非十二子一篇刪去子
思孟子二條惟存十子其去取特爲有識又繭絲
卵雛之喻董仲舒取之爲繁露君羣王往之訓班
固取之爲白虎通精理名言往往而有不必盡以
訓詁繩也是書之例每條必引詩詞而未引詩者
二十八條又吾與汝一條起無所因均疑有闕文
李善注文選引其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者七
十餘家事及漢臯二女事今本皆無之疑並有脫

簡至藝文類聚引雪花六出之類多涉訓詁則疑爲內傳之文傳寫偶誤董斯張盡以爲外傳所佚又似不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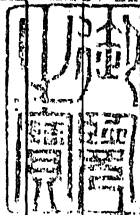
案漢志韓詩外傳入詩類蓋與內傳連類及之王世貞稱外傳引詩以證事非引事以明詩其說至確今內傳解詩之說已亡則外傳已無關於詩義徒以時代在毛萇以前遂列爲古來說詩之冠使讀詩者開卷之初卽不見本旨於理殊爲未協以其舍詩類以外無

可附麗今從易緯尙書大傳之例亦別綴於

末簡

右詩類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錄一部十卷皆

文淵閣著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七

經部十七

詩類存目一

詩說一卷

內府藏本

朱張耒撰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登進士第元祐中官至起居舍人紹聖中謫監黃州酒稅徽宗召爲太常寺卿坐元祐黨復貶房州別駕黃州安置尋得自便居於陳州主管崇福宮卒事迹具宋史文苑傳是書本載柯山集中納剌性德以其集不

甚傳因刻之通志堂經解中凡十二條如抑篇慎
爾出話一條蓋爲蘇軾烏臺詩案而發卷阿篇爾
土宇販章一條蓋爲熙河之役而發餘亦多借抒
熙寧時事不必盡與經義比附也

詩論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書本載大昌
考古編中故宋志不列其名朱彝尊經義考始別
立標題謂之詩議曹溶學海類編則作詩論江南
通志則作毛詩辨正考原本實作詩論則曹溶本

是也又曹溶本作十八篇而彛尊引陸元輔之言
謂程氏詩議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之
名二論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三論南雅頌
之爲樂無疑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於
左荀六證左荀創標風名之悞七論逸詩有幽雅
幽頌而無幽風以證風不得抗雅八論幽詩非七
月九辨詩序不出子夏十辨小序綴詩出於衛宏
十一辨詩序不可廢十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
風名

案此篇爲改定毛詩
標題元輔此語未明

十三論毛詩有古序所

以勝於三家十四論採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

南爲樂名十六論關雎爲文王詩

案此解周道闕而關雎作一語

非論文王元輔此語亦未明

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乃併末

兩篇爲一考原本亦作十七篇元輔之言不爲無

據然詳其文意論詩樂與論商魯頌了不相屬似

考古編刻本悞合曹本分之亦非無見也其大旨

謂國風之名出漢儒之附會其說甚辨惟左傳風

有采繫采蘋語荀子風之所以爲風語不出漢儒

無可指駁則以左氏爲秦人風字出於臆說謂荀

子之學出於仲弓仲弓非商賜可與言詩之比故
荀子所傳亦爲臆說近時蕭山毛奇齡據樂記正
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表記引詩我躬不閱遑
恤我後又引詩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皆稱國風以
駁詰大昌不知大昌之意惟在求勝於漢儒原不
計經義之合否卽引樂記表記以詰之亦不難以
戴記四十九篇指爲漢儒附會也觀其於左氏所
言季札觀樂合於已說者則以傳文爲可信所言
風有采蘩采蘋不合已說者則又以傳文爲不可

信顛倒任意務便已私是尚可與口舌爭乎且卽
所謂可據者言之十五國風同謂之周樂南雅頌
亦同謂之歌不云南雅頌奏樂國風徒歌也豈此
傳又半可據半不可據乎傳又稱金奏肆夏之三
工歌鹿鳴之三亦將謂頌入樂雅徒歌乎是與所
引孔子正樂但言雅頌不言風而忘其亦不言南
者同一不充其類而已矣

詩疑二卷

內府
藏本

宋王柏撰柏有書疑已著錄書疑雖頗有竄亂尚

未敢刪削經文此書則攻駁毛鄭不已併本經而
攻駁之攻駁本經不已又併本經而刪削之其以
行露首章爲亂入據列女傳爲說猶有所本也以
小弁無逝我梁四句爲漢儒所妄補猶曰其詞與
谷風相同似乎移掇也以下泉末章爲錯簡謂與
上三章不類猶著其疑也至於召南刪野有死麕
邶風刪靜女鄘風刪桑中衛風刪氓有狐王風刪
大車丘中有麻鄭風刪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褰裳東門之墀丰風雨子衿

野有蔓草溱洧秦風刪晨風齊風刪東方之日唐

風刪綢繆葛生陳風刪東門之池東門之枌東門

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株林澤陂凡三十二篇

案書中所

列之目實止三十一篇
疑傳刻者脫其一篇

又曰小雅中凡雜以怨誚

之語可謂不雅予今歸之王風且使小雅粲然整

潔其所移之篇目雖未具列其降雅爲風已明言

之矣又曰桑中當日采唐權輿當日夏屋大東當

曰小東則併篇名改之矣此自有六籍以來第一

怪變之事也柏亦自知詆斥聖經爲公論所不許

乃託詞於漢儒之竄入夫漢儒各尊師說字句或有異同至篇數則傳授昭然其增減一一可考如易雜卦傳爲河內女子壞老屋所得書出伏生者二十九篇孔安國以孔壁古文增十六篇而泰誓三篇亦爲河內女子所續得舜典首二十八字爲姚方興所上周禮考工記爲河間獻王所補具有明文下至左傳增其處者爲劉氏一句秦穆姬登臺履薪一段先儒亦具有記載惟詩不言有所增加安得指國風三十二篇爲漢儒竄入也王弼之

易杜預之左傳以傳附經離其章句鄭元禮記目錄與劉向別錄不同亦咸有舊說惟詩不言有所更易安得謂王風之詩竟移入小雅也且春秋有三家可以互考故公羊經文增孔子生一條而左傳無詩有四家亦可以互考故三家般詩多於繹思一句毛詩無之見經典釋文毛詩都人士有首章而三家無之見禮記緇衣注卽韓詩雨無正多雨無其極二句宋人亦尚能道之見元城語錄一句一字之損益卽彼此參差昭昭乎不能掩也此

三十二篇之竄入如在四家既分以後則齊增者
魯未必增魯增者韓未必增韓增者毛未必增斷
不能如是之畫一如在四家未分以前則爲孔門
之舊本確矣柏何人斯敢奮筆而進退孔子哉至
於謂碩人第二章形容莊姜之色太褻秦風黃鳥
乃淺識之人所作則更直排刪定之失不復託詞
於漢儒尤爲恣肆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陳鵬飛作
詩解二十卷不解商頌魯頌以爲商頌當闕魯頌
當廢其說已妄猶未如柏之竟刪也後人乃以柏

嘗師何基基師黃榦榦師朱子相距不過三傳遂併此書亦莫敢異議是門戶之見非天下之公義也

毛詩正變指南圖六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是書爲明末陳重光所刻前有李雯序謂其書爲宋人未竟之本故詳於大而畧於小今考卷首列漢迄宋諸儒訓故圖譜音訓之目頗叢雜無次第一卷全錄小序首句二卷作詩次序皆本鄭氏詩譜三卷世次四卷族譜五六卷雜釋名物俱爲簡

畧惟五卷釋刻漏稍詳其義例淺陋不似古人著
作且亦別無佐證疑卽重光自輯而託之舊本也
重光字瑞義華亭人

詩義斷法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有建安日新書堂刊行字又
有至正丙戌字蓋元時所刻朱彝尊經義考載宋
謝叔孫詩義斷法不列卷數注引江西通志曰叔
孫南城人舉進士官翰林編修又載詩義斷法一
卷不著名氏注曰見葉竹堂書目並云已佚此本

五卷與後一部一卷之數不符其叔孫之書歟首
有自序詞極鄙俚殆不成文卷前冠以作義之法
分總論冒題原題講題結題五則次爲學詩入門
須知次爲先儒格言次爲總論六義皆剽竊陳言
不出免園冊子又書中但列擬題於經文刊削十
七始於鄘風之干旄不知何取蓋揣摩弋取之書
本不爲解經而作也

國風尊經一卷

編修朱筠
家藏本

舊本題明陶宗儀撰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元末舉

進士不中卽棄去累辭辟舉洪武中乃出爲教官
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前有宗儀自序案孫作
滄螺集有陶九成小傳備列其生平著述無此書
名明史藝文志及朱彝尊經義考皆不著錄其書
多用字說如序中解大小雅云雅知風者也故名
相風解君子好逖云逖從求從行謂行而求之也
解參差荇菜云荇從草從行謂草生水中而東西
行者也解左右芼之云芼從草從毛言以菜加於
食物之上如毛之附麗於外解螽斯羽云螽從冬

從虫蓋子產於冬而生於春也解招招舟子云招
從手從召謂舉手召也解簡兮云竹間爲簡言衆
王來會如竹之稠密也解隰有苓云未知何草然
從草從令草之善者解終窶且貧之窶從穴從婁
謂上下皆空也貧從分從貝謂所有輒散也解靜
女其姝云姝女顏之若朱者解中冓之言云冓之
爲文有材木從橫層累增高之義中冓當國之中
而構者則君之居也其穿鑿不通不可枚舉其最
謬者如謂桑中爲關雎之遺是以淫女擬聖后也

謂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兄者長也居上爲民長也
毛氏以爲君之兄者非也自古以來有稱君爲兄
者乎宗儀亦何至於此核其詞氣似明萬厯以後
人蓋贗託也惟卷耳葛覃二詩其說似近情理然
以國策觸讐之語證古者諸侯之女無歸寧之禮
則又不然息媯歸寧而過蔡獻舞止享而召兵其
事具在左傳安得謂其必無以觸讐之言疑古禮
是猶以華督目逆一事疑古婦人無出必蔽面之
禮以崔杼見棠姜一事疑古婦人無幃哭之禮以

陶嬰中夜悲鳴一語疑古寡婦無不夜哭之禮也
豈通論乎原目自周南至曹風惟無豳風此本僅
至衛風而止蓋佚其半然如此妄謬之書佚亦正
不足惜耳

毛詩說序六卷

浙江朱彝尊家
曝書亭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書以小序爲
主而設爲門人問答以明之每章標舉大意主於
疏通毛義而止其諸說之異同皆不置辨其名物
訓詁亦皆弗詳猶說詩家之簡嚴者但疏解未免

太略此本傳寫訛脫不可解處尤多

毛詩或問一卷

通行本

明袁仁撰仁有砭蔡編已著錄是編大旨主於伸
小序抑集傳說爲問荅以明之所說止於魯頌疑
佚其末數頁也其自序詆徐禎卿孫鍾元於毛詩
訓詁之外不能措一詞而謂他經可理測而詩則
不落理路他經可意會而詩則不涉意想三千在
門獨許商賜可與言詩以其各有悟門又詆朱子
解詩如盲人捫象而自謂其說言思莫及理解俱

融不知我之爲古人古人之爲我其言甚誕今觀其書一知半解時亦有之然所執者乃嚴羽詩話不涉理路不落言詮純取妙悟之說以是說漢魏之詩尙且不可況於持以解經乎

魯詩世學三十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編首列子貢詩傳詭云石本次列詩序而以正音託之宋豐稷以續音託之豐慶以補音託之豐耘以正說託之豐熙謫稱祖父所傳而自爲之考補故曰世學又

附以門人何昆之續考共爲一書實則坊一人所撰也其書變亂經文詆排舊說極爲妄誕朱彝尊經義考辨之甚詳而康熙中禮部侍郎平湖陸隴乃尊信其中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之說遭憂家居已閱二十七月猶不出補官其門人邱嘉穗載之東山草堂邇言中以爲美談不知此唐王元感之論當時已爲議者所駁載於舊唐書中非古義也則僞書之貽害於經術者甚矣

詩傳一卷

內府藏本

舊本題曰子貢撰實明豐坊所作明史坊本傳稱坊爲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世所傳子貢詩傳卽坊編本者是也其說升魯於邶鄘之前降鄭於鄘曹之後大雅小雅各分爲三曰續曰傳皆與所作申培詩說同二書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漢代傳經悉用隸書故孔壁蝌蚪世不能辨謂之古文安得獨此二書參用籀體郭子章李維禎皆爲傳刻釋文何鏗收入漢魏叢書毛晉收入津逮秘書并以爲曾見宋搨皆謬妄也

詩說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曰申培撰亦明豐坊偽作也何楷詩世本
古義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毛奇齡詩傳詩說駁義
皆力斥之今考漢書杜欽傳稱佩玉晏鳴關雎嘆
之後漢書楊賜傳稱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
作注皆稱魯詩而此傳仍訓爲太姒思淑女又坊
記注引先君之思以勗寡人爲衛定姜之作釋文
曰此是魯詩而此仍爲莊姜送戴嬀培傳魯詩乃
用毛傳乎其僞妄不待問矣

詩傳纂義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倪復撰復字汝新鄞縣人茲編不載經文惟於有所發明者標其篇名所說多襲前人或全錄之而不言所本其自出新意者如謂皇華四牡通爲射饗樂歌之類於古皆無所考證

張氏說詩一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張廷臣撰廷臣字元忠崑山人嘉靖戊子舉人是編題婁上編甲之已蓋其全集之一種也大旨謂詩序有所傳授不應盡廢持論甚正而其所推

聞則以意斷制者多

讀風臆評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戴君恩撰君恩字仲甫長沙人嘉靖癸丑進士官巴縣知縣是書取國風加以評語又節錄朱傳於每篇之後烏程閔齊伋以朱墨板印行之纖巧佻仄已漸開竟陵之門徑其於經義固了不相關也

詩經正義二十七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許天贈撰天贈字德天黟縣人嘉靖乙丑進士

官至山東布政使叅政是書不載經文但標章名
節目附以已說頗爲舛陋如於來蘋章云大夫妻
講中不可說出此就說詩者言非詩人口氣書中
大率如此蓋全爲時文言之也經學至是而弊極
矣

詩經存固八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葉朝榮撰朝榮字良時福清人大學士向高之
父也隆慶元年恩貢授九江府通判官至養利州
知州是編乃其教授生徒時酌取詩經大全叅以

已意而成後官九江復加改定更作義略一卷總
論十五國及雅頌諸篇大意萬曆四十四年向高
致仕歸復整齊而重刻之前有朝榮自序末附以
向高跋語

詩序解頤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邵弁撰弁字元偉太倉州人隆慶中貢生此書
申朱子詩序辨說之義而又以已意更正之中多
臆論所定小雅世次諸條尤無確據卷末附洛書
辨一篇無所闡發徒事空言又三江旣入震澤底

定辨一篇主中江北江南江之說寥寥數語亦未暢明也

毛詩多識編七卷

浙閩總督採進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字孟鳴莆田人萬厯甲戌進士官至安慶府知府是編本陸璣疏而衍之凡草部二卷木部鳥部獸部蟲部鱗介部各一卷多引鄭樵陸佃羅願之語又兼取豐坊之僞子貢傳僞申培說貪多務博頗乏持擇其凡例稱鳥獸昆蟲草木非三百篇所有不載然如龍旂之龍非真龍鸞

鑣之鸞非真鸞而徵引故實累牘連篇此自類書
何關經義又如因爾雅荇接余之文遂謂漢之婕
妤取義於荇菜其穿鑿抑又甚焉據其凡例尚有
外編雜編二書此本無之未知其爲未刻抑爲偶
佚也

毛詩原解三十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書前有讀法
一卷大指在駁朱傳改序之非於小序又惟以卷
首一句爲據每篇首句增古序曰三字餘文則以

毛公曰別之序或有所難通者輒爲委曲生解未免以經就傳之弊而又立意與集傳相反亦多過當夫小序確有所受而不能全謂之無所附益集傳亦確有所偏而不能全謂之無所發明敬徒以朱子務勝漢儒深文鍛鍊有以激後世之不平遂卽用朱子吹求小序之法以吹求朱子是直以出爾反爾示報復之道耳非解經之正軌也

詩經類考三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沈萬鈞撰萬鈞字玉臺嘉善人萬曆丁酉舉人

官知縣茲編於三百篇所載名物典故分門編錄
前有古今論詩考逸詩考音韻考後有風雅頌異
同考羣書字異考凡所援據不能盡本經傳故往
往不精不詳如天文類釋三五小星引釋名曰星
者散也說文曰萬物之精上爲列宿如此之類與
經義無涉實爲泛濫又如朝制有大朝覲之朝若
韓侯入覲是也又有常朝之朝若雞鳴之詩是也
而此書禮制類乃止引曲禮天子當扆而立當宁
而立及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數則而玉藻朝辨

色始入諸條乃竟遺之如此之類亦多失於考核

毛詩微言二十卷

內府藏本

明張以誠撰以誠字君一華亭人萬曆辛丑進士
第一官翰林院修撰是書雜採舊說無所發明如
豐坊僞詩傳之類皆不辨而濫收之

詩經說通十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沈守正撰守正字允中號無回錢塘人萬曆癸
卯舉人官國子監博士是編成於萬曆乙卯其說
頗以朱傳廢序爲非然又不甚用古義其所列引

用諸書不過三十六種而以豐坊僞魯詩爲冠又
謂隋志稱韓詩雖存乃其外傳竟不知崇文總目
尚有韓詩持論多茫無考證故所引皆明人影響
之談雖大旨欲以意逆志以破拘牽而純以公安
竟陵之詩派竄入經義遂往往恍惚而無著如解
關雎云所謂憂之喜之者不必泥定文王亦不必
泥定宮人然則究何指也至於以行露野有死麕
爲貞女設言自誓不必定有強娶私誘之事然則
女子待年於室無故而作一誓詞傳播於衆天下

有此情事乎又謂文王之化必無強暴之男子然則堯舜之世亦不當有四凶矣其膠固不解更甚於訓詁之家烏在其能得言外意也

詩經六帖重訂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徐光啟撰

國朝范方重訂光啟字子先上海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定事迹具明史本傳方字令則如臯人前有方自序謂徐光啟六帖後先錯互爲未定之書爰爲重訂而去其博物一帖其餘

五帖皆移定其次而無所增改五帖者一翼傳二
存古三廣義四擊藻六正叶也卷首有光啟韻譜
說并例於諸詩皆不載其詞但於有韻之句以白
圈爲誌無韻之句以黑圈爲識體例殊爲未善且
旣以古音無叶爲全書注意之處乃於圈識之外
絕不言其所以然題曰韻譜名實亦復相乖又六
帖名始於帖經程大昌演繁露疏解頗明白居易
以名類書殊無所取義光啟以名經解爲轉不失
其初然以一類爲一帖則又杜撰也

毛詩說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陳以蘊撰以蘊字仲宣南昌人萬曆己酉舉人
是書成於崇禎癸酉前有以蘊自序大旨謂小序
固陋淺拙詞必徵之事事必實之人往往不得其
義則槩謂之刺君非得卜子夏之傳者又以朱子
集傳袒夾漈而詆毛傳亦未盡孟子說詩之法然
觀編中所言乃似坊選詩集之批語卽朱子集傳
亦尚非以蘊所可議無論小序矣

詩經圖史合考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鍾惺撰惺字伯敬竟陵人萬厯庚戌進士官至
福建提學僉事明史文苑傳附載袁宏道傳中是
書雜考詩之名物典故亦間繪圖故稱圖史合考
然名雖釋經實則隸事如周南桃夭篇首引本草
綱目載桃仁去瘀血桃臬療中惡腹痛一條次引
家語六果桃爲下一條次引管子五沃之土宜桃
一條次引鹽鐵論桃實多則歲穰一條次引江淹
桃頌一條次引崑崙山玉桃一條次引唐明皇目
桃爲消恨花一條次引酉陽雜俎王母桃一條次

引列仙傳綏山桃一條其文遂畢於經義一字無關全書所載皆類於此不知其何所取也

毛詩解

無卷數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鍾惺撰是編取古人說詩之書卷帙簡少者合爲一編曰詩序曰詩說曰詩外傳曰讀詩一得曰山堂詩考曰困學紀詩曰詩地理考曰詩考曰逸詩曰文獻詩考曰詩傳綱領曰詩識曰讀詩錄曰印古詩語其中讀詩一得卽黃氏日鈔之一門山堂詩考卽山堂考索之一門困學紀詩卽困學紀

聞中論詩之語逸詩卽王氏詩考中之逸詩篇名
讀詩錄卽讀書錄中論詩數條詩傳綱領卽詩經
大全之綱領謬陋殆難言狀至申培詩說本僞魯
詩韓詩外傳明標韓字乃題曰毛詩解是尤不足
深責者矣

詩通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陸化熙撰化熙字羽明常熟人萬曆癸丑進士
官至廣西提學僉事是編不載經文止標篇什名
目而發揮其意旨大都依文詮釋尋味於詞氣之

間其自序云朱注所不滿人意者止因忽於所謂
微言託言致變風刺人之語概認爲淫變雅近美
之刺卽判爲美耳故書中於鄭衛之詩多存小序
卽二雅三頌亦多引序說而又問引鄭箋孔疏以
証之頗異乎株守門戶者但所得不深耳

詩傳闡二十三卷闡餘二卷

浙江吳玉
搢家藏本

明鄒忠允撰忠允字肇敏無錫人萬曆癸丑進士
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是書卽豐坊僞詩傳每章
推演其義而於坊僞詩說則深斥其妄一手所造

之書而目爲一真一贗此真不可理解之事矣

詩經脈八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魏浣初撰其標題又曰閔非臺先生增補浣初字仲雪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叅政閔非臺則不知何許人也其書分上下二格如高頭講章之式下格爲浣初原書前列正文後有附考頗知原本注疏旁及諸家如君子偕老章副筭六珈毛傳云筭衡蓋述追師追衡筭之文衡垂於耳筭貫於髮見於追師注疏甚詳浣初引以證朱

傳衡筭一物之誤尚小有考證惟大致拘文牽義
鉤剔字句摹仿語氣不脫時文之習上格爲閔氏
補義則純乎鄉塾之說矣

毛詩發微三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宋景雲撰景雲字祥禎博興人萬曆己未進士
官至監察御史巡按湖廣其說詩以朱子集傳爲
主亦間採毛傳及他說以參之爲例有三標正字
者衍集傳者也標附字者採他說者也標考字者
釋名物者也然大抵以批點文字之法推求經義

耳

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凌濛初撰濛初字稚成烏程人是書輯詩序及毛傳鄭箋又以豐坊詩傳冠各篇之首而互考其異同以詩序舊稱出子夏詩傳亦稱子夏故以聖門傳詩嫡冢爲名其末附錄一卷則豐坊所作申培詩說也

言詩翼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凌濛初撰此編仍列詩傳詩序於每篇之前又

以詩傳詩序次序不同復篆書詩傳冠於篇端而
雜採徐光啟陸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鍾惺唐汝諤
六家之評直以選詞遣調造語鍊字諸法論三百
篇每篇又從鍾惺之本加以圈點明人經解真可
謂無所不有矣

詩逆六卷

浙江吳玉
蟬家藏本

明凌濛初撰卷首有七月表一篇以其中獨缺三
月乃摘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蠶月條桑至猗彼
女桑諸事布於二月四月之間標爲蠶月殊屬穿

鑿又詩考一篇獨載一御車圖尤爲掛漏其所詮
釋亦罕逢奧義

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吳雨撰雨自題但稱閩郡人不知隸籍何縣也
是書爲其同郡徐煥所編次鳥考三卷獸考三卷
蟲考二卷鱗考一卷草考四卷穀考一卷木考三
卷而以天文考二卷終焉惟不考地理或無以加
於王應麟書故置之歟曹學佺序稱其體本吳仁
傑離騷草木疏又以配陳第毛詩古音考然如雞

本家禽而繁文旁衍鼠原常物而異種橫增駢拇
枝指殊爲可已不已視吳陳兩書之精核相去遠
矣

詩經備考二十四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章調鼎撰調鼎字玉鉉富順人是編因鍾惺未
成之本增損成書以攻擊朱子集傳夫集傳排斥
毛鄭固未必盡無遺議先儒亦互有異同然非鍾
惺等所可置議也況又拾惺之餘緒乎

詩牖十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錢天錫撰天錫字公永竟陵人天啟壬戌進士
官至僉都御史是編大抵推敲字義尋求語脈爲
程試制藝之計首載馮元颺序謂其書不但存朱
子存毛詩并可以存齊存魯存韓祧衛宏而禰子
夏其功不在鄭孔下亦夸之甚矣

詩經考十八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黃文煥撰文煥字維章永福人天啟乙丑進士
崇禎中由山陽縣知縣擢翰林院編修坐鉤黨與
黃道周同下詔獄後獲釋流寓南都以終是書專

考三百篇中名物典故其凡例有六一曰世系二
曰畿甸三曰人物四曰天時地利五曰兵農禮樂
六曰動植仍以經文篇第爲序各標其目而解之
徵引頗爲繁富惟愛博嗜奇頗傷冗雜其於人物
皆詳具始末成一系列傳而又不著其所本尤爲蔓
衍窺其用意似欲與何楷世本古義抗行一時然
不似楷之穿鑿亦不及楷之博洽也

詩經微言合參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唐汝諤撰汝諤字士雅華亭人天啟中以歲貢

生官常熟縣教諭汝諤初著毛詩微言二十卷繼復刪汰贅詞標以今名自序謂溯源毛鄭參以讀詩記及嚴氏詩緝而折衷於朱子今核其書實不過科舉之學

總泉手學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卷首自序有二私印一曰聞性道字大直一曰明山鑑西薜蘿香弄隱人知爲聞性道所作序稱吾鄉豐氏則鄞人也序中所稱壬辰蓋萬曆二十年又稱歲在丁卯則天啟七年其

冊末云己巳手補朱字者則崇禎二年也是書取
豐坊所作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二書合爲一編以
篆文與釋文皆出手抄故謂之手學案古文自許
慎所存二百餘字外鐘鼎款識隨人音釋已均在
疑似之間況此二書又出豐坊妄造性道乃珍重
鉤摹之亦好古而不知考古者歟

桂林詩正八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顧懋樊撰懋樊有點易丹已著錄是編成於崇
禎庚辰博采衆說參以己見然多不根之創解如

謂鄭之丰及風雨篇皆齊詩而誤入於鄭丰詩爲
小白適莒國人自悔不送而望其歸之詞風雨詩
以雞鳴失時比齊之昏亂桓公與仲父相乃晦暝
之大際孔子刪詩錄風雨亦猶微管仲之意也如
斯之類不知何據而云然至於笙詩六篇竟以東
皙補亡列入溷亂經文尤爲乖刺矣

詩經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張溥撰溥字天如太倉人崇禎辛未進士改庶
吉士事跡具明史文苑傳永樂中修詩經大全增

損劉瑾之書懸爲令甲經學於是益荒溥是書雜
取注疏及大全合纂成書差愈於科舉之士株守
殘匱者然亦抄撮之學無所考證也

詩經偶箋十三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萬時華撰時華字茂先南昌人是編成於崇禎
癸酉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說而掃除訓詁之
膠固頗足破腐儒之陋然詩道至大而至深未可
以才士聰明測其涯際況於以竟陵之門徑掉弄
筆墨以一知半解訓詁古經其自序有曰今之君

子知詩之爲經不知詩之爲詩一蔽也謝太傅嘗
問諸從毛詩何句最佳遇以楊柳依依對公所賞
乃在詩謨定命遠猶辰告譚友夏亦言讀詩不能
使國風與雅頌同趣且覺雅頌更於國風有味易
入處便入終是讀書者之病今之君子少此元致
二蔽也云云蓋鍾惺譚元春詩派盛於明末流弊
所極乃至以其法解經詩歸之貽害於學者可謂
酷矣

詩經副墨八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明陳組綬纂組綬字伯玉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主事是書前列讀書二十四觀次爲通考次爲總論每篇之前皆並列集傳小序之文而以集傳居小序前其每章詮解則循文敷衍而已卷首凡例有曰諸說雖精或於制義未當者吾從宋是其著書之大旨矣

詩志二十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范王孫撰王孫字士文休寧人寄籍錢塘是書乃館於金聲家時所著聲爲序而梓之皆採諸

說而成於同時人中多取沈守正說通及陳際泰
五經讀顧夢麟說約不甚研求古義也

詩問畧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明陳子龍撰子龍字人中一字卧子華亭人崇禎
丁丑進士官紹興府推官後魯王以爲兵科給事
中事敗被執乘間投水死事迹具明史本傳乾隆
四十一年

賜諡忠裕此編乃其讀詩劄記之文曰詩問者取問諸
有道之意又所解皆偶標已意隨拈各條非說全

經故謂之畧明史藝文志不著錄見於曹溶學海類編中其說不主朱子集傳亦不甚主毛傳鄭箋大抵因小序而變其說如有女同車序以爲刺忽子龍則以爲美忽以籜兮狡童爲刺祭仲率以意爲解不必有據觀其自序知其學從郝敬人也宜其臆斷矣

詩觸四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賀貽孫撰貽孫字子翼禾川人是書前後無序跋不著作書年月考陳士業筠莊初集有賀子翼

制藝序而凡例中引梅膺祚字彙書中多引鍾惺詩經評亦皆明末之書當卽其人也是書以小序首句爲主而刪其以下之文以爲毛萇衛宏之附益蓋宗蘇轍之例大旨調停於小序朱傳之間作詩之旨多從序詩中文句則多從傳國風多從序雅頌則多從傳每篇先列小序次釋名物次發揮詩意主孟子以意逆志之說每曲求言外之旨故頗勝諸儒之拘腐而其所從入乃在鍾惺詩評故亦往往以後人詩法詁先聖之經不免失之佻巧

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卷首冠以四論其
第三篇論浮詩第四篇論風刺皆爲有見第二篇
論以意逆志是其全書之根本而涉於掉弄聰明
全書之病卽坐於是第一篇論詩與歌謠謳誦諺
語不同三百篇皆樂章其說甚是而謂漢魏之樂
府宋之詞元之南北曲皆同此列則不盡然無論
宋詞元曲各有宮調其句法之長短音律之平仄
字數之多寡具有定譜不可增減與三百篇迥殊
卽漢魏樂府有倚聲製詞者亦有採詩入樂者觀

郭茂倩樂府所載孰爲本詞孰爲魏樂所奏孰爲
晉樂所奏其增減字句以就聲律者班班可考何
嘗有一定之調亦何嘗田夫販婦一一解音律哉
故三頌者郊祀歌之類也自諧管絃者也二雅十
五國風者相和歌之類也採以被之管絃者也貽
孫所說似是而非蓋迂儒解詩患其視與後世之
詩太遠貽孫解詩又患其視與後世之詩太近耳

鑑湖詩說四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明陳元亮撰元亮字寅倩山陰人是書乃鄉塾講

章其凡例有十曰尊經曰從注曰存序曰辨俗曰
標新曰考古曰博物曰章旨曰節解曰集說其所
取裁不出永樂大全諸書

詩經精意

無卷數 江西
巡撫採進本

明詹雲程撰雲程字念庭江西人是編詮釋經文
皆敷衍語氣爲時文之用乃塾師訓蒙講章也

詩意

無卷數 兩淮
馬裕家藏本

明劉敬純撰敬純武進人是書大旨宗朱子集傳
雖間採諸家然皆其發明集傳者亦科舉揣摩之

本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八

經部十八

詩類存目二

詩經朱傳翼三十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尙書集解已著錄承澤初附東林繼降闖賊終乃入於

國朝自知爲當代所輕故末年講學惟假借朱子以爲重獨此編說詩則以小序集傳並列又雜引諸說之異同窺其大意似以集傳爲未愜而又不肯

訟言故顓頊摸棱不置論斷紛紜糅亂究其名其
指歸首鼠兩端斯之謂矣

詩說簡正錄十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提橋撰橋字景如號澹如居士河間人前明天
啟壬戌進士入

國朝官至刑部侍郎是編以詩經大全諸書卷帙浩
博難以披尋因采擇諸說輯爲一編名曰簡正錄
言其說簡而義正也每篇首列經文次摘採諸家
之說融會訓釋又次附以已見皆以通俗之語講

解文義蓋取便於初學而已

詩問一卷

浙江朱翼尊家
曝書亭藏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字雨若號街南宣城人是書大
旨攻朱子詩集傳然亦不甚從小序往往皆臆揣
武斷之說其中引世歷紀一條證出車爲文王詩
又引竹書紀年一條證苑柳爲諸侯盟太室詩皆
牽附雜說不足據以解經也

詩經傳說取裁十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國朝張能鱗撰能鱗字西山順天人順治丁亥進士

官至四川按察使副使其書以豐坊僞詩傳爲主而旁採申培詩說及詩六帖以發明之宗旨先謬其餘亦不足深詰矣

毛詩曰箋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秦松齡撰松齡字留仙號對巖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改庶吉士以江南奏銷案罷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官至左春坊左諭德是編以紫陽集傳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多不依小序因取歐蘇王呂程李輔嚴諸家以及明郝敬何楷近時顧炎

武之言互相叅核而斷以已意不專主小序亦不專主集傳凡有疑義乃爲疏解亦不盡解全詩故曰日箋王士禎居易錄云秦宮諭所輯毛詩日箋所論與余夙昔之見頗同其所採取亦甚簡當然大旨多以意揣之不盡有所考証也

詩經疏畧八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畧已著錄其說以小序爲主而亦時有異同大抵調停前人之說而叅以臆斷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旣不用舊說又不用春

秋王姬之說乃訓平爲等謂唐棣本不同於桃李而華如桃李王之孫本不齊於侯之子今觀其車服則等王之孫以齊於侯之子以附會序中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之說於經義殊爲乖刺亦何取乎宗小序也

詩經比興全義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鍾毅撰鍾毅字遠生華亭人順治中松江府學歲貢生是書據朱子詩傳發明比興之義每詩各標篇名而推求託物抒懷之意前有大意一篇

篇末有云關雎之爲求賢菁莪棫樸之爲養士此等義非不佳然與集注全異功令所格不敢濫收云云蓋專爲科舉作也

詩經惜陰錄二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書前有自記又有小引謂曾請正於李光地陸隴其每卷皆記其起草繕真之年月蓋亦苦志著述者然循文衍說於詩教未得其要領也

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初施閨章爲
江西叅議延湖廣楊洪才講學於吉安之白鷺洲
書院併續招奇齡往奇齡與洪才論詩不合及與
閨章同官翰林重錄其向時所講毛詩諸條皆設
爲甲乙問答故以主客爲名大旨洪才主朱子淫
詩之說而奇齡則謂鄭風無淫詩洪才主朱子笙
詩無詞之說而奇齡則謂笙詩之詞亡故是書所
論惟此二事夫先王陳詩以觀民風本美刺兼舉
以爲法戒旣他事有刺何爲獨不刺淫必以爲鄭

風語語皆淫固非事理必以爲鄭風篇篇皆不淫
亦豈事理哉且人心之所趨向形於詠歌不必實
有其人其事六朝子夜讀曲諸歌唐人香奩諸集
豈果淫者自述其醜亦豈果實見其男女會合代
寫其狀不過人心佚蕩相率摹擬形容視爲佳話
而讀者因知爲衰世之音推之古人諒亦如是此
正採風之微旨亦安得槩以淫者必不自作一語
遂謂三百篇內無一淫詩也至於笙詩之說未爲
無理然併儀禮而詆爲僞抑又橫矣

國風省篇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皆其避讐出亡之時以意說詩之語
後追憶而錄之其初設爲問答故名問答後去其
問而存其答以其出於追憶故以省篇爲名凡二
十六章所論或据他說或自爲斷制雖間有考證
要於詩義未能盡合如以黍離爲念亂以雞鳴爲
讒人皆憑臆見而失之者也以式微爲黎侯夫人
作以衛武公爲殺兄皆據舊說而失之者也至於
十畝之間諸篇李塨所作序目已記奇齡自悔之

言矣

詩蘊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
一以朱子集傳爲宗力攻小序至以僞子貢詩傳
僞申培詩說同類而譏未免主持太過於近代諸
家之說頗取李光地詩所然惟合集傳者始采之
稍有異同卽爲所汰至於木瓜諸篇知不能全泯
舊說則依違兩可於其間尤不免門戶之見矣

詩經集成三十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國朝趙燦英撰燦英字殿颺武進人是書成於康熙
庚午大旨爲揣摩場屋之用故首列朱子集傳次
數衍語氣爲串講串講之後爲總解全如坊本高
頭講章至總解之後益以近科鄉會試墨卷則益
非說經之體矣

詩經詳說

無卷數 河南
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以朱
子集傳爲主仍採毛鄭孔及宋元以下諸儒之說
附錄於下每章小序與集傳並列蓋欲尊集傳而

又不能盡棄序說欲從小序而又不肯顯悖傳文
故其按語率依文講解往往摸稜間有自出新義
者如鄭風有女同車謂男女同車爲必無之事改
爲二女同車改溱洧爲夫婦偕遊之作又以豳風
伐柯爲東人得遂室家之願歸美周公之詞考之
古說又皆無所依據也

詩統說三十二卷

左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錄是編雜採
諸家詩說分類抄錄所摭頗爲繁富而朱墨縱橫

塗乙未定蓋猶草創之本也前後無序跋亦無目錄以其排纂之例推之十四卷以前皆總論詩之綱領十五卷乃依經文次第而論之不列經文惟集衆說故以統說爲名云

毛詩通義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萊如撰萊如有周易通義已著錄是書但列經文別無訓釋各章之下必引四書一兩句以証之如關雎章卽引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葛覃章卽引夫人蠶織以爲衣服之類至於墻有茨篇無

可附會則謂宣姜所生如壽如文公如宋桓及許
穆夫人皆有賢德引犁牛之子騂且角句殆於以
經爲戲矣

詩經訓義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鍾僑撰鍾僑字世邠安溪人康熙壬辰進士
官翰林院編修降補國子監丞是編不載正文隨
其所見各爲評論大旨以夫子未嘗刪詩特據所
得編之而已若謂三千刪爲三百則春秋時君卿
大夫所賦多三百篇中所有且其人皆在夫子之

前豈能預合聖人之意而去取之風雅正變之說
亦難據楚茨以下瞻洛諸篇皆承平之作而列之
於變平王之孫列在二南編詩不必以正變爲低
昂正變不必以世代爲前後其持論類皆如此至
如釋關雎首章非宮人作乃世臣承命襄事而賦
之其次章蓋博求四國未得其人故憂至於反側
釋雖則如熾句謂役於王室而歸者其室家勞之
如此亦多前人未有之說也

詩經旁叅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應麟撰麟有易經粹言已著錄是編於三百篇
中摘篇標目略爲之說大抵因朱傳而敷衍其餘
意

陸堂詩學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陸奎勲撰奎勲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雖托
名闡發朱子集傳而實則務逞其博辨大抵自行
已意近王栢詩疑牽合古事近何楷詩世本古義
如以節南山之尹氏卽春秋隱公三年所稱尹氏
卒者家父作誦卽隱公八年天王使來求車者此

類核以時代已無以決其必然其最新奇者謂詩
三百篇爲史克所定非孔子所刪謂燕燕爲衛君
悼亡之作其夫人爲薛女故曰仲氏任只謂栢舟
之共伯卽公子伋謂君子偕老爲哀挽夫人之詩
子之不淑乃禮家之弔詞謂淇澳兼詠康叔武公
謂葛藟爲周鄭交質之詩謂丘中有麻之于國爲
鄭武公字其子嗟當作子多爲鄭桓公字謂著爲
刺魯莊公娶哀姜謂園有桃爲劉向說苑所載邯
鄲子陽亡桃事謂防有鵲巢爲陳宣公殺太子禦

寇事謂澤陂爲鄧元所作謂黃鳥爲共伯歸國謂
行野爲幽王廢后謂何人斯居河之麋爲號石父
謂大東西人之子爲褒姒謂小明之共人爲二相
共和謂鼓鐘爲穆王作而淑人爲盛姬謂青蠅之
搆我二人爲申后宜曰謂敬之小恭爲成王作乃
雅混於頌謂駟爲頌魯莊公謂泮宮爲魯惠公頌
孝公皆隨意配隸於古無徵他如旣指竹書爲僞
託而揚之水鼓鐘諸篇又援以爲辭旣以鄭譜爲
妄作而有杕之杜諸篇又據以爲証家語厲作孔

叢晚出乃動輒引爲確典亦不可爲訓雖間有辨
正精核之處而以愛奇嗜博反掩其所長較毛奇
齡之說經又變本加厲者矣

詩經廣大全二十卷

浙江吳玉
堉家藏本

國朝王夢白陳曾同撰夢白字金孺曾字衣聖皆無
錫人夢白謂明初詩經大全有裨朱傳但所採羣
經典故未備本末所引諸儒論說未有折衷因與
曾推廣之大畧以集傳爲主而間存諸說前有韓
茨序引顧炎武言自五經有大全而經學衰茲編

雖爲廣大全而作然其採擇精詳詮釋簡當或有
功於朱傳今考是書雖溯源注疏然未能深研古
義其訓釋名義亦惟以蔡卞馮復京二書爲藍本
罕所考證宜芟之有微詞也

復菴詩說六卷

陝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承烈撰承烈字復菴涇陽人康熙己丑進士
官翰林院檢討是書依據朱子詩集傳以攻擊毛
鄭其菲薄漢儒者無所不至惟淫詩數篇稍與朱
子爲異耳蓋揚輔廣諸人之餘波而又加甚焉者

也其中間有不從序亦不從傳者如謂關雎爲周
公擬作之類皆懸空無據至於注釋之中附以評
語如論周南云周南十一篇祇就文字而論其安
章頓句運調鍊字設想無一不千古絕頂論女曰
雞鳴云弋禽飲酒武夫之興何其豪琴瑟靜好文
人之態又何其雅如斯之類觸目皆是是又岐入
鍾譚論詩之門徑矣

毛朱詩說一卷

通行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書疏證已著錄是書

論小序爲不可盡信而朱子以詩說詩爲矯枉過正皆泛論兩家得失非章句訓詁也所引尚書左傳以爲詩之本序誠爲確鑿其餘則多懸揣臆斷之詞不類若璩他著作未喻其故也

詩經序傳合參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昺撰昺有周易摘抄已著錄是編爲其三經解之三大旨從蘇轍之說以小序第一句爲國史之舊文次句以下爲後儒之附益因以朱子集傳互核其異同而斷以已見故曰合參多採李光地

詩所之說持論頗平允然推究文義以意斷制者多未能原原本本合衆說以斷兩家之是非也

毛詩說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諸錦撰錦字襄七號草廬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知縣改補教授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官至右春坊右贊善是篇以小序爲主故題曰毛詩序文惟存首句用蘇轍之例不釋全經惟有所心得則說之用劉敞七經小傳例也首爲通論九篇上卷周南至曹風所

說凡五十八篇下卷幽風至商頌所說凡二十七篇疏證旁通時有新意而亦不免於附會古義如以死麕死鹿爲古儷皮之禮以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爲陳執州吁由戴嬀內援之証以西方之人兮卽方言之凡相哀憐湘潭之間謂之人今以木瓜爲刺衛於齊桓沒後同宋人伐齊以水經注段干象證十畝之間以春秋時秦境東至於河證所謂伊人爲思周以僖負羈之妻證季女斯飢皆有強經從我之失其長發篇後附禘說三篇謂孔穎達

春秋疏以禘爲禘其說固是而謂穎達之誤在以
王制祭統郊特牲有春禘夏禘之文遂誤混大祭
於時禘則失之誣考王制曰春日禘夏曰禘祭統
曰春祭曰禘夏祭曰禘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祭
義曰春禘秋嘗俱據時禘而言與禘祭畧不相涉
經文最爲明晰孔尚不能混時禘於時禘又何至
混大禘於時禘是無故而罹之咎也推錦之意不
過以王制又有禘禘禘嘗禘烝之文因禘禘二字
相連遂以爲時禘亦兼禘而疑孔疏緣此而悞不

知王制注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蓋三時各先爲
祫祭而後更舉禘嘗烝是時祭之禘本不兼祫孔
卽畧不曉事何至以大禘混時禘又混時祫耶然
則孔疏之悞在於信春秋不書祫祭而竟廢禮記
不在附會禮記以解春秋也錦又謂漢儒據春秋
書禘一春一夏因以附會禮記遂有春禘夏禘時
祭之名今考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
則所謂一春也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
公則所謂一夏也然春秋僖公八年又有秋七月

禘于太廟之文漢儒果因春秋書禘一春一夏遂
附會春禘夏禘爲時祭之名何以秋禘獨不附會
乎至於三代之禮制同名異者多如夏世室殷重
屋周明堂周升殷啐夏收之類不一而足今錦必
斥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夏殷之制爲非持論殊偏
若謂鄭元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爲據春秋非禮
之制則又聚訟之緒餘無庸辨矣

學詩闕疑二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劉青芝撰青芝字芳草襄陽人雍正丁未進士

改庶吉士未散館卒是編皆引舊說以駁朱子詩
集傳從毛傳鄭箋者十之三四從蘇轍顏瀆詩傳
者十之六七其偶涉他家者不過數條耳其中自
爲說者往往推求於字句之間如行露以爲實未
成訟不過設言以拒之此泥經文二雖字也然於
經文二何以字義又不協矣

詩貫十八卷

浙江吳玉
暉家藏本

國朝張敘撰敘有易貫已著錄是書首載詩說一卷
詩本旨一卷詩音表二卷後按經文次序爲之註

釋凡十四卷頗多與朱子異同如以關雎爲后妃
求賢之詩義本小序而遂謂此篇並下二篇皆后
妃自作又以駉篇爲美伯禽而非頌僖公引書經
費誓竊馬牛有常刑之語謂出師時丁寧馬牛如
此則平日之留心牧事可知其說皆不免於牽合
且各章訓釋已詳經文之下而又仿小序之體別
爲本旨一卷冠之於前於體例亦傷繁贅也

毛詩訂韻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謝起龍撰起龍字天恩餘姚人是書成於雍正

癸丑其自序詆吳棫韻補之謬而發明陸德明古
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持論最確乃核其所注則
仍謂古音之外有所謂叶韻但以音屬讀取其順
吻而止絕不究音韻之本原與古人之舊法則與
吳棫之書均爲臆定未可同浴而譏裸裎也觀其
於漢廣末章云萋有閭樓二音駒亦有居鉤二音
只從傳讀閭讀居可也如桃夭首章華家古讀敷
姑今入麻韻不妨依今韻讀之韻者使之叶於音
而適於口也叶且適於吟詠矣何必斤斤古之是

泥云云是於此事茫然未解殆無從與之詰難矣

詩義記講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夏宗瀾撰宗瀾有周易劄記已著錄是編卷首

標題江陰楊名時講授然觀名時之序則名時以

李光地詩所授宗瀾宗瀾讀而自記所見非名時

書也鄭風之首有名時批二段其不出名時審矣

詩經提要錄三十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徐鐸撰鐸有易經提要錄已著錄是書以朱子

集傳爲宗而亦參取小序大旨多本李光地詩所

楊名時詩經劄記二書蓋鐸爲名時之門人名時則光地之門人也

豐川詩說二十卷 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大旨謂自宋至今毛氏之傳廢於朱傳之盛行郝敬云序近古而朱在後不合以後說而反廢前說固爲得之然使後說而合經安在不可舍前而遵後且齊魯韓三家盡在毛詩之前而皆以毛傳盡廢安在後之更合者不可獨行又將謂毛序必承傳有自不可改不思三家之傳亦必承傳有自而一廢盡廢何也云云其持論頗近和平故其書從毛傳及郝敬解者居其大半然自二家以外諸儒之書無一字引及則亦抱殘守匱之學其每節必效鄉塾講章敷衍語氣尤可以無庸也

詩經拾遺十三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葉酉撰酉字書山桐城人乾隆己未進士官至左春坊左庶子降補翰林院編修是書專以詩之次第立說分正編附編餘編不取小序併不取左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十八 經部詩類存目二

七

傳以季札觀樂所列諸國不足信而斷以左氏失之誣一語以木瓜美齊桓爲穿鑿悖謬而斷以五尺童子蓋稱五霸一語又以雅頌分什爲毛鄭之可笑而分合其篇數別爲編次蓋漢以來相傳之古經自西而一變其例矣

風雅遺音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史榮撰榮自號雪汀道人鄞縣人其書據朱子孫鑑所作詩傳補遺後序定朱子集傳原本有音未備其音多後人所妄加因以集傳與音互相考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十八 經部詩類存目二

六

証得其矛盾之處條分縷析以辨之一曰集傳用舊訓義而無音二曰集傳有異義而不別爲之音三曰音與傳義背四曰古今未有之音五曰聲誤六曰韻誤七曰音誤八曰誤音爲叶九曰誤叶爲音十曰四聲誤讀十一曰泛云四聲之誤十二曰邨風注與某同之誤十三曰補音十四曰叶音闕誤十五曰叶音誌畧又附錄經文誤字經文疑義京本音切考異釋文叶韻紀原吳棫韻補考異集傳相沿之訛俗書相沿之訛集傳偶考俗音訂誤

九門共二十四類其音與義背用舊義而無音異
義而不別音三門辨論頗爲精確誤音誤叶補音
及俗音訂誤四門亦多可取惟未有之音與四聲
誤讀二門所言卽是音誤分目未免太繁至泛云
四聲及抑風音與某同二門則有意吹求未爲平
允又榮考今音頗詳而古音則茫無所解故叶音
闕誤叶音誌畧二門所言往往大謬吳棫韻補見
行於世榮自言未見其書摭諸書所引爲考異尤
爲贅疣至於舊音舛謬之處動輒嫚罵一字之失

至詆爲全無心肝亦殊乖著書之體蓋考証頗有所長而蕪雜亦所未免焉

詩深二十六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國朝許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錄是書用蘇轍之說以小序首句爲古序而以其餘爲續序次列集傳次列辨義於集傳多所攻難而所立異義不能皆有根據

毛詩廣義

無卷數 編修曹錫齡家藏本

國朝紀昭撰昭字懋園獻縣人乾隆丁丑進士官內

閣中書舍人是編全載毛氏傳其以小序冠各篇之首亦從毛氏故題曰毛詩傳及小序之下雜引鄭箋孔疏及諸儒之說以發明之大旨以毛傳與朱子集傳互相勘正以已意斷其短長其間不盡用毛說故名曰廣義云

詩經彙詁二十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范芳撰芳字令則如臯人其書大旨以朱子集傳爲主而衷諸常熟楊燾太倉顧夢麟之說蓋燾與夢麟同輯詩經說約者也全書共一千二百五

十餘番約六十萬言採摭非不詳贍而本意爲科
舉而設於經義究鮮發明

詩經正解三十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國朝姜文燦撰文燦字我英丹陽人是書首爲詩經
字畫辨疑次爲天文輿地服飾禮樂器具車馬兵
制圖考次爲姓氏草木禽獸鱗介諸考大抵襲六
經圖及名物疏諸書而爲之其訓釋亦頗淺易

右詩類八十四部九百一十一卷

內八部
無卷數

皆附存目